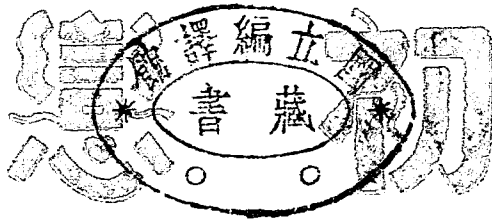


一之書叢藝文界世



著夫涅格屠

譯夫屬齊

[

行印社版出界世

87957
0065

國立編譯館

書號 ~~883.7/306~~ 登錄號 15610

編著者 齊爾夫譯

書目 初戀

借期	借者姓名	還期
11/6		
5月20		

編譯館
存

登錄號 15610 書號 ~~883.7~~
87957
3065
0065

MG
1512.44
64



重慶下南馬路二十八號

世界出版發行

華萊士在華言論集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先生此次訪華，實開我國外交史上之新紀元。其意義至為重大，華氏在華言論，具有外交史上之價值。自珍視。本社為集腋成裘，特將華氏訪華期間所發表之演說、演講、記者招待會談、新聞稿、電報、函件、以及其在華期間之生活情形，詳加註釋，並附有華文對照本，以便採擇。定價每本一百元。

權明編註

海爾敏娜
 育珂的名字在中國也是熟悉的，他是匈奴騎士錄中，以匈牙革命為背景，以反侵略為主題的戰爭愛情小說。每冊定價四十元。

育珂摩爾著
 鍾憲民譯

她的一生
 這是莫泊桑最著名的長篇小說，寫一個女子少時在幻想中結婚，希望其悲歡離合，後的一個女子少時在現實中生活，其悲歡離合，令人不忍釋手。每冊定價四十元。

莫泊桑著
 徐蔚南譯

- 世界出版
- （一）英法德文世界雜誌排版印件
 （二）中西文混合圖書雜誌排版印件
 （三）中西文說明書目錄單據卡片簿冊等件
 （四）如蒙惠顧可先函詢或面洽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

代序

當屠格涅夫暮年，有一天人家問他：「在您的作品中，您自己以爲哪一篇最好？」的時候，他回答說：

「假使我告訴了您，您也不見得會相信的。……是『初戀』。這是我自己至今引爲愉快的惟一的東西，因爲這是生活本身，不是寫作出來的。我覆閱的時候，往事歷歷，如在目前。……其他作品：『嬭』也吧，『貴族之家』也吧，甚至『父與子』也吧——這一切，好或許是好的，牠們展示着熟練，才能，要是您喜歡這樣說的話，也展示着藝術。可是在我，牠們終究不過是寫作，至於『初戀』……這是體驗過來的。」

「那麼說，伊凡·賽爾格也維奇，全部真的是如此嗎？全都是真的嗎？」
他好像結結巴巴了一下，隨後認真地說：

「不錯，全部都是。」

另外一次，他又這樣談到這篇小說。

「在『初戀』裏，我描寫了自己的父親。爲此，許多人曾經議論過我。……可是我認爲其中並無不好之處。我父親是一位美男子，我可以這麼說，因爲我同他絲毫也不相像，——我的臉像母親。他是非常漂亮的——真正俄羅斯的美麗。他平常持躬冷淡，落落寡合，可是假使他想合人心意——那他臉上和態度上便顯出一種無法抵抗的魅力。在所有我的女子的典型之中，」他接下去說，「我最滿意『初戀』中的節那伊達。在她身上，我寫成了一位真實的生動的人物：生性風流，可是風流得真正有魅力。」

「那個孩子，難道他不也是一位生動的人物？」他的交談者問。

「那個孩子——就是在下。」

「怎麼！您竟如此熱戀過？」

「是的。」

「竟帶着刀子跑來跑去？」

帶着刀子跑來跑去。」

所以「初戀」是一篇自傳的小說，屠格涅夫正確地指示了他的動作時期——一八三五年夏天——而且爲了刻劃時代，他還讓自己的主人公們談起佔有着當時的智識界的作家們。當時出版的書籍，受一般人歡迎的雜誌，這裏散見着一連串當時所特有的指示，瑣事和現象，爲的是要創造出正確的歷史背景。

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是代古真主義而起的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全盛時期（「你們又要爭論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了。」——伊達娜伊達說。）浪漫主義提出着神祕，玄妙和恐怖底崇拜。梅達諾夫朗誦他打算六冊裝封面，題血色商字，來出版的他的「殺人者」一詩的片段，並不是徒然的。他準備要寫的那首詩，當然是浪漫主義的風格，拜倫的風格。「英吉利詩人拜倫（一七八八——一八二四）當時在俄羅斯是很受一般歡迎的。他的詩對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的歐羅巴文藝，部份地對於俄羅斯文藝（普希金，萊蒙托夫）發生過大的影響。」

拜倫的憂鬱，幻滅，對於當時的事物秩序和陰鬱的抗議，在歐羅巴方面造成了三十年以拜倫主義這一名稱著名的思潮。青年時代的屠格涅夫處於拜倫的強烈的影響之下。

一八三四年他寫過一首盲目地模倣「拜倫的『曼那方格』的詩（『曼那方格』）。

馬五符斯基同梅達諾夫爭論「兩果勝似拜倫」他說「在自己的言語裏反映着兩

從那時候起圍繞着這位最偉大的法蘭西浪漫主義詩人的輝煌的聲譽。一八三一年，他出

版不久也為俄羅斯讀者所熟知的詩集「秋葉」（Les Feuilles d'Automne）」和從此

開始他的歐羅巴的聲譽的長篇小說「巴黎聖母院」和俄羅斯社會充滿着味地注視法蘭

西文藝底一切值得注意的新作品。表示着對於法蘭西文藝的龐大的智識，節娜伊達說起

她認為梅達諾夫可以寫一些「巴爾比亞式的短長格詩」來刊登在「電信」上。法蘭西詩

人奧荷斯他「巴爾比亞式」一八八二年底「短長格詩」（L'Hexamètre）」

剛在這邊說的動作時期之前兩年（一八三一年）在巴黎問世。這是些諷刺詩，破壞着

與他同時代的法國路易·菲利波爾的布爾喬亞君主政體的社會。異常地辛辣，牠們當時

在法國大受歡迎。

——節娜伊達所談起的「電信」，那就是「莫斯科電信」（從一八二五年起，由N·帕列佛伊發行）——是一份在同時的雜誌中間得有例外成功的雜誌。美妙地配合着自己的時代，（「奄死氣沉沉，萎靡不振，無色的，可憐的當時的雜誌中，牠是一個可驚的出現，」關於牠，別林斯基這樣寫過）牠此後存在得並不長久。一八三四年，牠便被政府所封閉，政府久已對牠論調的獨立性側目而視。

一八三二年，在莫斯科出版過莫斯科斯拉夫派盛未來的領袖，詩人A·S·霍迷納柯夫的悲劇「葉爾瑪克」。伏爾加馬爾在他獨自散步的時候，朗誦着，按照普希金的表示，其中「一切，甚至詩的最引人入勝的美點，對我們的風俗和習氣都是異趣的」這悲劇裏的詩。

可是在當時青年期的一切文藝傾向之中，最有力的是普希金的傾向。普希金那個時期對於我們，猶如對於我的許多同輩一樣，是類似神仙的東西。這屠格涅夫後隊回憶

釐三十年代的時候這樣寫過。帶着孩子來往的伏爾及馬爾也朦朧地看見那位年青的詩人賽人和阿方柯，普希金的浪漫主義的詩「吉卜婆人」底主人公們，節娜伊達則請求他讀普希金的詩「夜霧瀰漫在喬其亞山丘上」，結句是：「而心便重新燃起初戀愛——就因牠不能不愛」。

克里曼

烏爾巫斯基

初戀

賓客久已散走。時鐘敲十二點半。房間裏只留下主人和賽爾該·尼可拉伊奇和符拉地米爾·彼得洛維奇。

主人鳴鈴，吩咐把晚餐的殘餘收去。

「就這樣，事情決定了，」他一邊說，一邊更深地坐在安樂椅裏，燃上一支雪茄。

「我們每人必須講初戀的故事。現在輪到您，賽爾該·尼可拉伊奇。」

賽爾該·尼可拉伊奇，一位有肥胖白皙的臉的圓滾滾的人，起初望望主人，隨後把

眼睛抬向天花板。

「我沒有過初戀，」他終於說：「我是直接從第二次開始的。」

「還是怎麼回事？」

初戀

「非常簡單。我初次向一位極可愛的姑娘調情時，是十八歲；可是我向她求愛，彷彿這件事在我並不新奇——宛同我後來向另一些姑娘求愛一樣。嚴密地說，我最初一次和最後一次戀愛是六歲時愛自己的保姆；可是這已很久，我們倆的詳細關係已從我記憶上抹去，而且即使記得，能使誰發生興趣呢？」

「那怎麼辦？」主人開始說。「我的初戀也沒有多少趣味，在同安娜·伊凡諾芙娜我現在的妻子相識以前，我沒有對誰鍾過情，而我們一切進行得順利；父親們許下婚事，我們很快便相愛，毫不遲延便完婚。我的故事兩句話就可以講完。我承認，諸位，提出初戀這問題，原是依依你們，不說是老的，可是也並不年青的獨身者們；恐怕您會用什麼使我們開心一下吧，符拉地米爾·彼得洛維奇？」

「我的初戀可算得不完全平凡的。」符拉地米爾·彼得洛維奇，一位四十五下年紀，黑髮中挽有些白髮的人，略帶遲疑地回答。

「啊！」主人和養爵該·尼可拉伊奇異口同聲地說。「更好了。……請吧。」

「這命……可是不，我不講故事——我不擅於講故事；會講得枯燥而簡短，或者冗長而虛假的。若是允許我，我來把記得的總統寫在簿子裏，唸給你們聽吧。」

朋友們起初不同意，可是符拉地米爾·彼得洛維奇堅持自己的主張。兩星期後他們又會合一處，符拉地米爾·彼得洛維奇便履行自己的諾言。

下面就是寫在他簿子裏的：

1

那時候我是十六歲。事情發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我同父親住在莫斯科。他們在莫愁公園對面的喀盧格門附近，租下一所別墅。我正準備入大學，可是工作得很少，又不急。

誰也不限制我的自由。喜歡作什麼，我就做什麼，尤其是同我最後的法國人家庭教師分別以後，這位家庭教師怎麼也不能安於想起自己「像一枚炸彈似地」（Comme une Bombe）落進俄國，往往臉上帶着憤怒的表情，幾整天在牀上奄臥。父親對待我慈愛而漠不關心；母親差不多不注意我，雖然她只有我一個孩子，別些焦慮吸引着她。我的父親是一位還年輕，又非常漂亮的人，他娶她是打的錢的算盤；她比他大十歲。我的母親度着悲哀的生活，她不斷地激動，嫉妒，發怒，可是不當着父親的面，她非常怕他，他的舉止嚴肅，冷漠，疏淡。……我沒有看見過比他更出來地恬靜，自信而自用的人。

我永不會忘却我在別墅裏度過的最初幾個星期。天氣始終好得出奇，(五月)

日，剛是聖·尼可拉斯節，從市內搬出。我時常在自己別墅的花園裏散步，(在城內或城外散步；隨身帶一本書，例如開達諾夫教習，可是難得展開牠，而大抵高聲吟詠我所記誦的很多詩歌；血液在我裏面沸騰，心動得如此醉人而滑稽；我老是期待一切，羞怯什麼，對一切都覺得驚異，而全身準備着；幻想在同一个想像的四周活動和迅速地翻翔！)正像黎明時燕子在鐘樓的四周一樣；我沉思，惆悵，甚至於哭泣；可是透過眼淚，透過由嘹亮的詩歌，或者黃昏底美麗所喚起的悲哀，像春草似地茁發一種青春的開始，沸騰着的生命底喜悅的感覺。

我有一匹坐騎。我時常親自給牠上鞍子，獨自騎上遠處什麼地方，縱轡奔馳，而想像自己是一位比武(註一)的騎士，(風吹進我耳朵裏多麼愉快啊！)或者舉手向天，把牠輝亮的光和蔚藍色妝進我展開的靈魂裏。

我記得，那時候女子的姿形，女性的愛情底幻影，差不多從未在我心裏以確定的輪

廓出現，可是我所思想，所感覺的一切之中，潛藏着某種新穎的，說不出地醉人的，女性的半意識到的，羞澀的預感。

這預感，這期待，滲透我的全身，我以從來呼喚，牠隨同每一滴血液在我血管裏循環……牠命定馬上就顯現的。

我們的別墅包括一幢有圓柱的木造的正宅，和兩排低矮的廂屋，左首廂屋裏開設一家廉價的壁紙的店作場；我去看過不止一次，十個穿着油膩的工作衣，面孔乾癯的體弱而蓬頭的孫子，不斷地跳上壓下印刷機的四方木板的木槓桿，就這樣，以自己瘦弱身體的重力印出壁紙的種種花樣。右首的廂屋空關着聽憑出租。一天十一月九日之後三星期光景，這廂屋的窗戶的百葉窗開啓了，其中露出一些女人的臉，有一家人家住進去了。我記得門當天用午餐時母親問過管家，我們的新鄰居是誰，聽到了查西京娜公爵夫人的姓氏，起初不無若下敬意地說：「啊！公爵夫人。」後來又加添說：「這是一位貧窮的公爵夫人。」

「這三輛馬車搬來的，」管家一邊陳述說，一邊恭敬地遞上一碟菜，「沒有自己的車，傢具是最蹩腳的。」

「唔，」母親回答，「那個更好。」

父親冷冷地看她一眼：她便默不作聲。

查西京娜公爵夫人確實不能是一位有錢的夫人。她所租住的廂屋是藉此類稱，管束租低矮，即使是小康之家，也不會同意住在裏面。然而我那時候把這一切都當作耳邊風。公爵的爵位對我並無多大作用。我剛讀華席勒不謹密的「華蓋」。

我有一個習慣，每晚上帶着槍在我們花園裏徘徊，窺伺鳥鴉。對於這種小心，捕生物爲食和狡猾的鳥，我自早就懷着憎惡。就在講起的那一天，我照例到花園裏去，徒然走進了所有的小道，（鳥鴉們已認識我，只是在遠處繼續地啼噪）偶然走近隔開我們的地界和伸展在右首廂屋後面，屬於廂屋的一條狹仄的園地的籬垣那裏。我垂倒頭走去。忽然聽見一片人聲；我隔垣一看——竟嚇呆了。……我看到一副奇異的光景。

離我幾步，在碧綠的覆盆子樹中間的空地上，站着一位長身玉立的姑娘，穿一件有條紋的粉紅色的衣服，戴一方白的頭巾；周圍擠緊着四位青年人，她正用我不知道名稱，可是孩子們都非常熟悉的那種灰色小花在他們額上挨次地叩打；這種花作小袋形狀，拿來在什麼堅硬的東西上叩打一下時，便砰然爆裂。那些青年人如此情願地擡起自己的額角，爾在那位姑娘的動作裏，（我看見她的側面）有如此逗人喜歡，使人聽命，聲聲

，嘲弄和嫵媚之處，以致我驚異和快樂得幾乎叫起來，我覺得當場就肯交出世上的一切，只要這些嬌美的纖指也在我額上叩打一下。我的槍滑落在草上，我已忘却一切，我貪看這苗條的身段，頸頸，美麗的手臂，白頭巾下面微微地蓬亂的金髮，這半閉的明慧的眼睛，這睫毛，以及睫毛下面的柔嫩的面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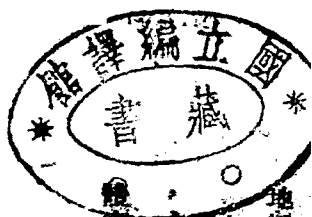
「青年人，嗎，青年人，」忽然有一個聲音在我面前說：「難道可以這樣看別人家姑娘嗎？」

我渾身一陣戰慄，我失去意識。……靠近我，維這那面陪着一位有剪短的黑髮的人，謙請地望着我。就在這一刻那間，那位姑娘也朝我轉過身來。……我在活潑生動的臉上看到一對大而灰色的眼睛，而這全部面孔忽然顫動一陣，發出笑來，潔白的牙齒在臉上閃亮一下，眉毛怎麼着好玩地一擡。……我面孔一紅，從地上檢起槍枝，由燦亮的，但是並非惡意的哄笑追擊着，逃回自己房間裏，投身床上，用雙手掩住臉。我的心如此跳動：我覺得非常害臊而快活：我感得從未有過的激動。

休息了一陣，我便梳頭，淨身，下樓喝茶。那位年青姑娘的姿形浮現在我的面前，心已停止狂跳，可是怎麼竟愉快地在抽縮。

「怎麼了？」父親突然地問我。「打到烏鴉了嗎？」

我原想把一切告訴他，可是自己抑個住，只是暗自微笑一下。就寢時，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獨脚地旋轉三次，敷上髮粉，躺下去，而通夜壓得像死人一樣。天明之前，我醒來一刻，舉起頭，恍惚地向四下裏望望，便又睡熟。



早晨剛一醒來，我第一個念頭便是「怎麼同她們相識呢？」喝茶之前，我往花園裏去，可是並不走得走近籬垣，也未遇見誰。早茶之後，我在別墅前面的街上散步幾次，從遠遠裏眺望那些窗戶。……我彷彿看到她的臉在窗簾後面，便趕快吃驚地走過去。然而必須同她相識」，我一邊想，一邊在莫愁公園前面的砂地上雜亂無章地徘徊。「可是怎麼相識？問題就在這裏。」我回想起昨天的邂逅的最細小的詳情：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特別驟然地想到她怎麼笑我。……可是正當我激動和作種種計劃時，命運已經細心地招拂我。

我不在家時，母親從自己儲蓄裏收到一封寫在灰色紙上，由只在郵局的通知書上，或者廉價的酒的瓶子上使用的火漆封固的信。在這封用不邏輯的文句，糊不清楚的字體寫成的信裏，公爵夫人請求母親與以保證，依她的說詞，我母親是同那些重要人物十



命運的。她的命運和她子女的命运就依靠他們；因為她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案件：「我
 向您請求」，她寫道，「正同一位貴婦人向另一位貴婦人請求一樣，同時我欣然利用這機
 會」。末了，她請求母親允許她來拜訪她。我發見母親在不愉快的心情之中：父親不在
 家，沒有商量的人。不回答「貴婦人」，而且這是一位公爵夫人，是不可能的，可是怎
 樣回答？母親知道她不能用法文寫一封短簡，她覺得不合適，而在俄文經字方面，
 母親本人並不在行。這她自己知道，便不願意顯明。她高興我來到，立刻吩咐我到
 公爵夫人那裏去，開口頭向她說明，只要能夠所及，我母親隨時都準備着她効勞。而且
 請求她一驅筆光臨我的秘密廢堡的寶珠，並透得出乎意外，使我欣喜交加；然而我並
 未顯露我的秘密，却有志願自己原諒與揮上綵領帶，穿上新衣服；在家裏我還是
 穿短衣及細布褲，並常以檢點綉鞋。

當我不由自主地渾身發抖走進去時，在廂屋的狹仄而骯髒的前室裏，遇見一位白髮的老當差，脣髭鬚的，紫銅色的臉，陰鬱的豬眼，額上及額上有一輩子的皺紋，沒有見過的深深的皺紋。他盤子裏端着一條啃殘的鯊魚脊骨，一邊用腳踢開通到另一房間的門，一邊魯莽地說：

「您幹什麼？」

「查西京娜公爵夫人在家嗎？」我問。

「伏尼法梯！」一個發顫音的女聲從門後喊。

那位當差默默地由我背轉身去，因此顯出他的綴有孤另另一枚褐色紋章鈕扣的制服的破得厲害的背部，把盤子放在地板上，便走出去。

「警察分局裏去過沒有？」仍是那個女聲重複說。那位當差嘀咕一些什麼。「啊？」

……有人來了嗎？」又聽得說。「鄰居的少爺！那就請進來。」

「請進客廳，」當差又出現在我面前，一邊說，一邊從地板上取起盤子。我儘走進「客廳」。

我發見自己在一間不完全清潔的小房間裏，傢具粗陋，宛然匆忙地安放在那裏似的。靠窗，在一把斷了一條扶手的安樂椅裏，坐一位四十來歲的女人，不戴頭飾，不美，穿一身綠色的舊衣服，頭頸裏圍一條雜色的毛線圍巾。她的不大的黑眼睛一直注視着我。

我向她走攏去，鞠躬。

「我有榮幸同查西京娜公爵夫人講話嗎？」

「我是查西京娜公爵夫人；您是V先生的令郎嗎？」

「正是。我奉家母的命上您這裏來。」

「請坐。伏尼法濟，我的鑰匙在哪裏，看見沒有？」

我把母親對她短簡的問答向查西京娜夫人傳達一遍。她一邊傾聽我，一邊用又肥又紅的手指在窗框上叩打，我講畢時，又向我凝視一次。

「好極；我一定來，」她終於說。「而您還多麼年輕啊！請教貴庚多少？」

「十六歲，」我不由自主地結結巴巴回答。

公爵夫人從口袋裏掏出幾張寫滿字的油膩膩的紙，舉到自己鼻子跟前，開始審視牠們。

「真好年歲，」她一邊出其不意地說，一邊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地轉動。「可是您請不用客氣。我這裏是很隨便的。」

「太隨便了」，我一路想，一路懷着不知不覺的嫌惡警視她的不美觀的整個姿態。

這當口客廳的另一扇門迅速地敞開，我昨天在花園裏看見的那位姑娘現身於門洞裏。她舉着一條手臂來，臉上閃過一片嘲弄的微笑。

「這是小女，」夫人用臂肘指指她，說。「節諾奇卡，我們鄰居V先生的公子。請

教大名？」

「符拉地米爾，」我一邊回答，一邊站起身，激動得發音含糊。

「父親（註三）呢？」

「彼得洛維奇。」

「唔。我有一位相識的警察局長，也叫符拉地米爾，彼得洛維奇。伏尼法梯！別找鑰匙了！鑰匙在我口袋裏。」

那位年青的姑娘微微地閉着眼睛，把頭賒傾一邊，繼續帶着先前的嘲弄的微笑注視着我。

「我已經見過麥歌伏爾及馬爾（註四），」她開始說。（她銀鈴一樣的聲音使我全身起一種甘美的清涼。）「您允許我這樣稱呼您嗎？」

「請便，」我喃喃說。

「是在哪裏？」夫人問。

公主不回答自己的母親。

「您現在有事嗎？」她說，並不將眼睛從我身上移開。

「完全沒有事。」

「您願意幫我解毛線嗎？請上我這裏來。」

她朝我點點頭，便走出客廳去。我跟在她後面。

我們走進的房間裏，像具略爲好一些，佈置得也較有趣味。然而這番和我差不多什麼也注意不到：我好像在夢中行動，渾身覺得一種緊張到危險程度的幸福。

公主坐下，取出一束紅毛線，向我指了指她對面的椅子，便用心解開線球，放在我的手裏。這一切她以一種悅人的遲緩，微開的嘴唇上帶着同樣的譫笑而狡黠的微笑，默默地做去。她開始將毛線捲在一張折疊的紙牌上，忽然以如此明朗而迅捷的目光向我一照，以致我不由自主垂下眼睛。當她大部分縫上的眼睛十足地睜開時，她的臉已完全改變：彷彿滿臉泛着光彩。

「昨天您對我作何感想，麥斯伏爾及馬爾？」略停片刻之後，她問。「您一定說我

不對了吧？」

「我聽您公注，我對您不會想，我怎麼能想？」我慌亂地回答。

「聽我說，」她瀟灑地說，「您還不知道我，我是一個怪人，我喜歡對您說

真話。我聽說您是十六歲，我却二十歲了，您看，我比您年長得多，因此您應當對

我認真些……並且聽從我，」她加添說，「朝我看，為什麼不朝我看？」

我搖亂得便痛苦，然而擡起眼睛來看她，她微笑起來，不過已不是先前的微笑，而

是另樣一種微樂。我

「朝我看，」她瀟灑地說，「這我不覺得不愉快。我喜歡您的臉；我預感

到我將與您為朋友。可是您喜歡我嗎？」她狡猾地加添說。

「公注，」我正要開始說，不意那時候鐘聲已響。

「第一卷」我與伊達·亞歷克山特洛美娜，第二，孩子們（她糾正說）——書

年們——不直說自己所感覺的，這是什麼習慣？這在成年人還可以。您不是喜歡我嗎？」

她這樣開誠佈公地同我講話，在我雖然非常愉快，然而我仍有些惱怒。我想向她表示：她並非同一個小孩子打交道，於是儘可能擺出一副從容而嚴肅的臉相，說：

「我確然非常喜歡您，節娜伊達·亞歷克山特洛芙娜，我不想把這隱藏起。」

她慢吞吞地搖搖頭。

「您有家庭教師嗎？」她忽然問。

「不，我早已沒有家庭教師了。」

我是撒謊；自從同我的法國人分手以來，還沒有過一個月。

「噢！我明白了——您已完全長大。」

她輕輕地拍一下我的手指。「把手臂伸直！」而用心地從事捲毛線球。

我利用她不擡起眼睛的機會，開始審視她，起初是偷偷裏，後來竟越來越胆大。我

覺得他的臉比頭一天更嬌豔：臉上的一切都如此綉緻，明慧和可愛。她背着一扇張掛白窗帷的椅子而坐，陽光穿過這窗帷，以柔和的光灑在她的蓬鬆的金髮，清白的額頸，傾斜的肩膀和溫柔而平滑的胸脯。我注意她，而她對我變得那麼親愛和接近啊！我覺得久已認識她，而且在認識她以前，既不知道什麼，也未生活過。……她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黑衣筒一方圍胸；我覺得甘願撫愛這件衣服和這方圍胸的每一個褶皺。她的鞋尖從衣服底下露出來；我願懷着崇敬向這鞋子拜倒。……「此刻我正坐在地面前，」我想：「我已同她相識……多幸福啊，天哪！」我狂喜得差一點沒有從椅子上跳起來，可是僅得到甜食的小碟一樣，只把雙腳微微搖晃。

我歡喜得如魚得水，我願一輩子不走出這房間，不離開這地方。

她的眼皮輕輕地盪起來——她的明朗的眼睛又在我面前親切地一亮，她又露出——

笑。

「您在怎樣看我？」她緩慢地說，並且用一枚手指對我威脅。

我臉紅了。……「牠了解一切，明白一切，」在我頭腦裏閃過。「她怎麼會不了解和明白一切呢？」

忽然什麼東西在隔壁房間裏一響——軍刀鏗鏘作聲。

「節娜！」公爵夫人在客廳裏叫喊。「畢洛夫卓洛夫給你帶來了一只小貓。」

「小貓！」節娜伊達跳起來，猛地從椅子上站起，把線球拋在我膝蓋上，便往外跑去。

我也站起來，把線束和線球放在了窗台上，走進客廳，躊躇地停下。一只花貓伸展着爪子伏在房間中央，節娜伊達跪在牠面前，小心地舉住牠的頭，在公爵夫人旁邊，是一位金色髮髮，粉紅面孔，爆栗眼睛的青年驃騎兵軍官，幾乎遮蔽去兩窗之間的全部牆壁。

「多滑稽啊！」節娜伊達重複說。「牠的眼睛不是灰的，而是綠的，耳朵多麼大啊！謝謝您，維克陟爾，哀各勒奇，您真好。」

那驛騎兵軍官，我認出是我昨天看見的青年人中的一位，微笑，鞠躬，同時使馬刺和軍刀的的環圈叮叮噹噹。

「您昨天賜告，您希望有一只大耳朵的花貓……喏，我就弄來了。您的說話——便是法律。」他又鞠一次躬。

小貓輕輕地嗚嗚嗚嗚，開始嗅地板。

「牠嗅啦！」節娜伊達叫起來。「伏尼法梯，索尼亞！拿些牛奶來。」

穿一件舊的黃衣裳，頭頭裏圍一條褪色的圍巾的了頭，手裏拿着一碟牛奶走進來，放下在小貓面前，小貓嚇得一跳，睜大眼睛，開始舐食。

「牠有怎樣一條粉紅色的小舌頭啊，」節娜伊達差不多把頭側到地板上，湊在牠鼻子底下斜看牠。

小貓吃飽了，煞有介事地舞動着爪子呼嚕呼嚕。節娜伊達站起來，向了頭轉過身去，毫不在意地說。

「拿走。」

「二只小貓——換一支小手，」驍騎兵軍官挺直了腰，裹在新綢服裏的，自己強壯的整個身體，笑着說。

「兩只手，」節娜伊達接嘴說，便把雙手伸出給他。趁他吻着她們，她從他肩膀上望着我。

我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處，不知道該笑一下呢，還是說些什麼話，或者就這樣默不作聲。忽然，我們的從僕費多爾的姿影，打前室的敞開的門裏，投入我的眼睛。他對我的姿勢。我機械地向他走出去。

「什麼事？」我問。

「您母親找我來找您，」他低語地說。「她因為您不帶回音回去在動怒。」

「難道我在這裏航久了嗎？」

「一個多鐘頭了！」

切維

二三

「一個多鐘頭了！」我不自覺地重複一遍，便回進客廳，開始告辭，躬身後退。

「您上哪裏去？」公主從驃騎兵軍官後面瞥視了一下，問我。

「我必須回家了。我就這樣說，」我一邊加添說，一邊朝老婆婆轉過身去，「您兩點鐘光臨舍下。」

「就請這樣說吧，少爺。」

公爵夫人疾忙地取出鼻煙盒，如此大聲地吸鼻煙，我竟嚇得一跳。「就請這樣說吧」她一邊重複說，一邊淚汪汪地雲眼睛，唉聲嘆氣。

我再鞠一次躬，轉過身來，走出房間，背脊上有一種很年青的人知道有人目送他時所感得的踟躕不安的感覺。

「記着？麥歐伏爾及馬爾，常來看我們！」節娜伊達喊，又笑起來。

「幹嗎她常笑呢？」我一路想，一路由費多爾隨伴着回家，費多爾一句話也不對我說，只是不贊成地走在我後面。母親責罵我一通，奇怪我在公爵夫人那裏這麼久能幹些

什麼。我並未回答她，回到自己房間裏。忽然覺得非常悲哀。……我努力不哭……我摸
摸那位驛站兵軍官！

五

公爵夫人如約來訪母親——却並不受她喜歡。她們倆會面時，我並未在場，可是在食桌上，母親對父親講，她覺得這位查西京娜公爵夫人是 *Une femme cre's vulgaire*（

註五），她儘請求爲她向賽爾基公爵斡旋，使母親非常厭煩，她都是些什麼訟案和事件——*de vilaines affaires d'argent*（註六）——她準是一位大大的訟棍。然而母親加添說，她已招呼她同女兒明天來用午餐（聽到「同女兒」三個字，我把鼻子埋進盤子裏），因爲她到底是鄰居，而且有爵位。這裏，父親向母親宣稱，他現在記得這公爵夫人是怎樣的；他年輕時曾經認識已故的查西京公爵，一位受極好的教育，可是又淺薄，又荒唐的人；因他曾久居巴黎，社會上都喚他「*le Parisien*」（註七）；他本來很殷富，可是竟把家產完全輸光，不知道爲什麼，大概是爲了金錢嗎，——然而他也能選得好一些，——父親加添說，並且冷笑一下，「要了一位審判廳裏的女兒，結了婚，幹起投機事業。」

「——於是徹底破產。」

「只要他不開口借錢就好。」母親陳述說。

「這倒極可能的，」父親平靜地說。「她講法國話嗎？」

「非常整潔。」

「嘩——然而也無所謂：你好像對我說過，也邀請過她做女兒；有人告訴過我，她是一位非常可愛而且受有教育的姑娘。」

「啊！那麼她不像母親。」

「也不像父親。」父親接嘴說。「他也受過教育，可是愚笨。」

母親嘆息，沉思。父親默然不語。在這番談話過程中，我非常踟躕不安。

午餐後，我走進花園，可是不帶槍。我原向自己保證不走進「查西京家的花園」

可是一股無可抵抗的力量吸引我往那裏去，却也並不徒然。我尚未走近籬垣，便已看到蘇娜伊達。這一次她是獨自一人。雙手執着一冊書，緩緩地沿着小徑走來。她沒有注意

到我。

我幾乎放她過去，可是忽然想起，便咳嗽一聲。

她回過頭來，可是並不站住，用一支洋拔開自己圓圓的草帽底蓋住的藍色絲帶，看我一眼，嫣然地微笑一下，又把眼睛注向書上。

我摘下帽子，在原處站起了一陣，便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走開去。『Que suis-je pour elle?』(註八)『一天知道為什麼』我用法國話想。

漸漸的步履在我後面響起。我回頭看去——父親正以他迅捷和輕快的步子，向我走來。

「這是公主嗎？」他問我。

「是公主。」

「你認識她的嗎？」

「我今天早晨在公爵夫人那裏見過她。」

父親站住——急遽地用腳跟轉過身子，往回走去。趕上了節娜伊達，他彬彬有禮地對她鞠躬。她也還一禮，臉上不無幾分驚異，而且放下書去。我看見她怎樣目送他。我父親隨節娜伊達穿得非常漂亮——獨特而簡單；可是我覺得他的體態從未比現在更勻整，他的灰色帽子戴在他並未稀疏多少的頭髮上，從未比現在更美觀。

我要向節娜伊達走去，可是她竟不看我，重新舉起書來，走遠去。

整一晚上和翌日早晨，我在一種悵鬱的麻木狀態中度去。記得我曾嘗試工作，從事讀羅達諾夫，可是這本著名的教務書底排印開密的行與頁，徒然在我面前閃過。我把「朱理亞·該撒」註九以作戰艦勇著稱」幾個字連續讀了十遍，却一點不了解，便把書拋下。午餐之前，我又敷一次髮粉，又把禮服和領帶穿上。

「這是爲的什麼？」母親問。「你還不是大學生哩，天知道你是否考得取？這短上衣你做得才多久？總不該把牠拋下吧」。

「有客要來，」我近于絕望地低聲說。

「胡說！這算得什麼客！」

就得服從。我脫下禮服換上短上衣，可是不把領帶解去。

公爵夫人攜同女兒在午餐之前半小時出現。老婆婆在我已經熟悉的綠衣座上，輕輕

垂一條黃色披肩，戴一頂有火紅色絲帶的舊式女帽。她立刻講起自己的一些將到期的債務，嘆息，訴說自己的貧困，「求助」，可是毫不客氣，照樣大聲地嚷嚷，照樣在椅子上自由地轉動和坐立不安。好像她從未想到自己是公爵夫人。

相反地，節娜伊達自得非常嚴肅，而且近于傲慢，一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臉上現出一種冷然的凝靜和尊嚴，雖然在這新的外貌上，我覺得她美麗，我却認不出她，認不出她的目光和微笑。她穿一件淡藍色花的輕飄的巴力治紗衣服；頭髮以長長的綳梳垂在面頰上，作英吉利式；這髮式適合她臉部的冷冷的表情。

午餐時，我父親坐在她旁邊，以他所固有的漂亮而沉着的禮貌招呼自己的鄰坐。他儼然照顧她，她也偶然睜睜他；——可是如此奇怪，幾乎懷着敵意。他們倆用法文進行談話；記得節娜伊達聲音的清朗曾使我驚異。

公爵夫人在席間照舊毫不拘禮，大吃大嚼和盛讚食品。母親分明已被她所苦，用一種憂鬱的不大理睬來回答她；父親時常微微皺眉。節娜伊達也不叫我母親喜歡。這是一

位傲慢的女子。」她第二天說。「你倒想想看，有什麼可以報復的—— Avec sa mine de serpent. (註十)

「你分明沒有見過 Grigore，」父親提提地說。

「謝謝上帝！」

「理當謝謝上帝……你怎麼能議論她們呢？」

節娜伊達對我絕不加以注意。午餐之後，公爵夫人馬上開始告別。

「我將期待你們的庇護，馬利亞·尼古拉也美娜和彼得·瓦西力維奇。」她向母親和父親邊聲地說。「沒有辦法！有過好的日子，可是已經過去。如今我們固然有爵位，」她發着不使人愉快的笑聲說。「可是假使空無所有，名譽有什麼用！」父親恭敬地

對她鞠躬，送她到前室的門口。

「我等看短尾的短衣站在那裏，望着地板，好像殺中癩了死狗。節娜伊達對我的態度把我激瘋殺害了。當她一路走過我，一路急口地，眼淚滾帶着從前的親切的表情對我

說着，裹着，一點鐘，我們家裏來，一陣來，我是何等驚異。我剛把雙手張開，可是她已把白披肩搭在額上，走遠去了。

正八點鐘，我穿上禮服，頭髮梳成高聳的髮子，走進公爵夫人所住的廳屋的前室。

老僕倖倖然看我一眼，不願意地從板凳上站起來。客廳裏一片愉快的人聲。我打開房門，吃驚地退出來。公主站在房間中央的一張椅子上，拿一頂男人帽子在前面；椅子周圍攢聚五位男子。他們努力把手探進帽子裏，她卻高舉帽子，使勁搖晃。看見了我，她便喊：

「停，停！一位新客，也該給他一個紙團，」說着，輕輕地從椅子跳下來，拉拉我離殿的袖口。「來呀，」她說：「幹嗎燻站着？Messieurs（十一位），讓我來介紹你們：這是麥歇伏爾及馬爾，我們鄰居的公子。這是，」她朝我轉過身，依次地指着賓客們，「馬力符斯遜伯爵，盧興醫生，梅達諾夫詩人，退職上尉尼爾馬夫基和魯已經見過的羅騎兵軍官畢洛夫卓洛夫。請求你們親切相待。」

我從沒得竟未對誰鞠躬；我認出庫奧醫生就是在花園裏如此殘酷地羞辱我時那兒。
康先生，其餘的我都不認識。

「伯爵！」節娜伊達繼續說，「給麥歇伏爾及馬爾寫張紙團……」

「這不公平，」伯爵，一位非常美貌和穿得時髦的黑漢，有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
窄細的白鼻子，小嘴巴上的細巧的鬚髮，微帶着波蘭聲調反對說。「它」（註十二）
沒有參加我們這一次的罰金遊戲。」

「不公平，」畢洛夫卓洛夫和那位所謂退隱士尉重複說，「從前幾十上下年紀，痘痕
多得醜陋，頭髮鬆曲，有如黑人，圓肩，彎脚，穿一件沒有肩章，未扣扣子的軍服。」

「對您說寫紙團，」公主重複說。「這是搗什麼鬼？麥歇伏爾及馬爾初次同我們在
一道，今天沒有給他定下規則。沒有什麼可嘀咕的，寫，我就要這樣。」

伯爵簽發肩膀，可是順從地低下頭，把筆拿在白白的，戴着戒子的手裏，寫着這片
紙，開始在上面寫。

「幸少誰我向麥歇伏爾及馬爾說明是怎麼回事，」盧興用嘲弄的聲音開始，「要不然他完全莫明其妙，您知道嗎，青年人，我們在玩罰金遊戲，公主繳納罰金，誰抽得毒福的紙團，誰就有權利吻她的手。我對您說的，您明白了嗎？」

我只是看他一眼，繼續迷迷糊糊地站着，而公主已重新跳上椅子，重新開始玩罰金。全都向她伸手踏腳，我也跟在別人後面。

「梅達諾夫，」公主向一位臉龐瘦削，眼睛小而盲，頭髮異常地長而黑的青年的請教。您這詩人，應當寬宏大量，把您的紙團給麥歇伏爾及馬爾，這樣他可以有兩個機會以代一個。」

可是梅達諾夫搖搖頭，甩甩頭髮。我最後一個伸手進籠子，取到一枚紙團，打開來……

……天哪，當我在紙團上看到「吻」字，我竟怎麼啦！

「好極了，他贏了，」公主接嘴說。「我多麼高興啊！」她走下椅子，對我的眼睛和

此明瞭而甜蜜地「煮」以致我的心甚搖搖。「您高興嗎？」她問我。

「我……」我口齒不清地說。

「您的紙圍賣給我吧？」畢洛夫卓洛夫忽然就在我耳朵邊急遽地說。「我給您一百盧布。」

我以此憤怒的一瞥來回答那驕騎兵軍官，以致節娜伊達拍起掌來，而盧與喊：「

好漢子！」

「可是，」他繼續說，「作為尊禮裏，我有興趣履行一切規則和義務。我身伏爾滋

馬爾，跪下一膝，這是我制定的規則。此後，我將繼續履行我的義務。我將繼續履行我的義務。」

節娜伊達站在我面前，頭顱略為側向一邊，好像為了更好地審視我，而尊嚴地向我

伸出一支手。我的眼睛睜圓起來，我原想跪下一膝，却跪下了雙膝，而且嘴唇如此驚

踏不安地觸上節娜伊達的手指，以致鼻尖被她的指甲輕輕地搔了一下。

「好！」盧與喊，幫助我站起來。

初稿

繼續作罰金遊戲。節娜伊達使我坐在她身畔。什麼罰金她都想了出來！其中有一次，她得扮演一座「彫像」，她選中醜陋的尼爾馬茨基當自己的臺座，吩咐他俯伏身子，再把頭抵到胸口。笑聲一刻也不停息。在我，生長在地主的不苟言笑的家裏，真覺得有節制地笑起來的一個孩子，所有這喧嘩和騷亂，這毫無禮儀，近于狂瀾的歡樂，這些同不相識的人們的從未有過的關係，就這樣一齊湧進頭腦。我簡直醉得像喝了酒一樣。我開始比別人更大聲地狂笑和說話，甚至同一位節伊維爾斯基門請來揚南專精的藥劑師書吏一道坐在鄰室裏的老公爵夫人，也跑進來看我。可是我覺得自己幸福到這樣的程度，有如人家所說，毫不托任何人的嘲笑和睨視放在心上。

節娜伊達繼續對我表示優渥，不讓我離開她。在一次罰金中，碰巧我得同她並坐，用同一方絲帕蒙起來。我該把自己的秘密告訴她。我記得，我們兩個頭碰頭，手牽手來到悶熱的，半透明的，芬芳的暗黑裏，而在這暗黑之中，她的眼睛迫近而柔和地發着光亮，張開的嘴唇熾熱地作着呼吸，牙齒隱隱可見，髮髻輕益着和熾熱着我。我默然不語

她轉臉而狡猾地微笑，最後向我低語說：

「怎麼樣？」

我只是臉紅而笑，掉轉頭去，好容易維持呼吸。罰金已使我們厭膩——我們開始作繩索遊戲。我的天哪！當我動作一慢，遭到她用力而猛烈地在手指上一擊，我竟感到怎樣的狂喜啊！後來我故意竭力做出慢吞吞的樣子，可是她撩惹我，却不接觸我舉過去的

手！

這一晚上我們還作了無數的遊戲！我們彈鋼琴，唱歌，跳舞，播演卜筆吉卜賽人——把尼爾馬奈基掛成一個頭熊，使他飲鹽水。馬力德斯基伯爵向我們表演幾種紙牌的把戲，然後又把紙牌混合了，在玩惠斯脫（註十三）時竟把紙牌完全分給自己，以致虛與「向他道賀」。梅達諾夫向我們朗誦幾段自己的詩：「殺人者」（事情發生在浪漫主義的全盛時代）。這首詩他打算用黑封面題紅色的字來出版；從伊維爾斯基門來的蒙特爾竟更驟厲地奪走他的帽子，強迫他做哥薩克舞豬回帽子；使老頭兒伏尼法梯戴上女帽，而

穿我戴黑膠人帽子。……無漆一彈裏。

與有畢洛夫卓洛夫繼履而獲慾地越來越過佳。味角落裏……當時不曉他醉眼茫若着血。他滿面通紅。便手立刻就要向我們全體衝過來，像木屑一樣把我們圍四面成方攔阻。這可是公主警視他。用一枚手指向他威脅。他便重新隱入自己的角落裏去了。

總子我倦精疲力盡了。公爵夫人如她自己所表示的。對惡毒事都來得。黑瓶手在任何叫喚都不能擾亂她。然而她也感到疲乏。希望休息。夜間十二點鐘。她開門由一層陳舊而乾硬的乾酪，和一些冰冷的火腿屑饅頭組成的晚餐來，我覺得牠們比一切冷食都鮮美。黑瓶子共才一瓶。而且怎麼奇怪的一瓶。黑瓶子。膨大的瓶頸。裏面閃爍發光。珠色。絲綢面誰也不去喚牠。疲乏而幸福到脫力的程度。我走出門。告別時。節喉便達緊緊地握我的手，又謎樣地微笑一下。

夜沉重而潮溼地吹到我熾熱的臉上；似乎雷雨將至；黑雲生長，一路爬過天空，一路驟然地改變自己類似的外形。微風在無暗的樹林裏不安地顫動，遠在地平線外的什麼

地方，雷聲在發怒地；鈍重地和自言自語似地轟隆隆隆。

他醒轉來，看到我，便昏昏說：「母親又生我的氣，又要看人來找我，可是父親阻止了。」
她：「我從沒有向母親告過別，請她祝過福便就寢的。」（現在可沒有辦法了！）

我對傅保說：「我自己來脫衣就寢，便把熾熾爐却。」（可是我並未脫衣就寢。）

我坐在椅子上，坐坐得很久，好像着了魔一樣。……我所感到的，竟如此靜寂和甘
美。我覺少環顧，氣不動彈地坐着，徐徐地呼吸。不過時不時一路回憶，一路默然地發
笑。我則想到自己已墜入情網，就是她，就是這戀愛，而內心發冷。在黑暗中，節娜伊
達彷彿靜靜地浮漾在我的面前，……浮漾而不浮去，……她的嘴唇始終那麼謎樣地微笑
着，她眼睛從側面，詢問地，沉思地，和溫柔地看我……宛像我同她分別的那一瞬間。最後
她站起來，蹣着腳走到自己眠床邊，不脫衣服，小心地把頭放在枕上，唯恐急速的動
作會驚醒了充塞我的東西。

我躺下去，可是甚至眼睛也不閉上。立刻我注意到，有一個微弱的返光不絕地射進我的房間。……我搖起一下身子，向窗外望去。窗框同神秘而隱約地發白的玻璃愕然地可以分辨。雷雨吧，「我想：而正是雷雨，可是下得很遠，所以雷聲也聽不真；只是一聲雞啼的，長長的，好像分枝似的電光；不絕地在天空閃亮，與其說閃亮，不如說像乘車的馬的翅膀一樣戰慄和抽搐。我起來，走到窗前，在那裏站立到早晨。……電光一響也不停息，是民間所稱一大雷雨的黑夜。」我眺望着彷彿同每一次微弱的閃光也一齊顫動的聲音的沙原，莫愁公園的黑暗的一片，遠遠的一些電擊的微黃的正面。……我眼望着，竟不能走開去；這些無言的電光，這些被抑制的閃亮，似乎同也在我裏面閃亮的，那些無言而秘密的衝動相應和。

天色已明，朝霞以一些鮮紅的斑點出現。太陽逐漸近來，電光便逐漸蒼白而止息；牠們顯着得越來越稀少，終于被已經來臨的白晝底清醒而確實的陽光所覆蓋，而消失。

我裏面的電光也已消失。我感到十分疲倦和平靜……可是節娜伊達的姿形繼續得意洋洋地在我靈魂上浮漾。不過這姿形本身也現得安靜了：像一匹飛去的白鴿——同沼澤的蘆草一樣，牠同牠周圍別一些不美的形像顯然劃分，而我，一路睡熟，一路最後一次懷着告別和信賴的崇敬向牠拜倒。……

呵，溫柔的感情，柔和的音響，被感動的靈魂的善良與恬靜，戀愛的一些最初的感動的融化着的喜悅——你們在哪裏呢，你們如今在哪裏呢？

翌日早晨，我下樓喝茶時，母親把我叱責一通，——然而不如我所期待的厲害，——並且強迫我講，我怎樣度去昨天的晚上。我略去許多細節，竭力給每一件事賦以最無辜的外形，用寥寥幾句話回答她。

「她們究竟是不Comme il faut（註十五）的人，」母親陳述說，「儘向她們家閒蕩有什麼好處，倒不好好準備入學考試和工作。」

我知道母親關於我的功課的觀念就限于這寥寥幾句話，所以我不認為有答辯的必要；可是早茶以後父親挽上我的胳膊，同我一道走進了花園，便強迫我把在查西京鄰家裏見到的一切講出來。

父親對我有一種奇特的勢力，而我們倆的關係也是奇特的。他差不多不留心我的教養，可是從未辱罵過我；他尊重我的自由，他甚至，要是可以這樣表達，待我略……

不過他不容許我接近他。我愛他，我欽羨他，我覺得他是男子體的模範，我的天哪，要是我經常不感覺他的推拒的手，我將多麼熱情地依戀他啊！然而，他願意時，他會用一句話，一個動作，差不多頓時在我心裏喚起對他無限的信賴。我的肺腑畢露，我像同一位明智的朋友，同一位寬大的教師一樣同他閒談……隨後他又那樣突然地拋開我，他的手又親愛而柔和地推拒我，可是推拒總是推拒。

他有時候也高興，那時候就不辭像小孩子似地同我嬉戲和頑皮（他愛好一切劇烈的肉體運動）；有一次——一總只有一次——他如此溫柔地撫愛我，以致我差一點沒有哭出來。……可是他的高興和溫柔消失得一無影蹤，而我們倆之間所發生的事，並不給與我對於將來的任何希望，宛然我在夢中看到這一切似的。一向，我開始審視他聰明，美麗而光明的臉……我的心便戰慄，我的整個身體便傾向他……他彷彿感覺到我家面所起的念頭，順手拍拍我的面頰，便或者走開去，或者從事某一工作，或者忽然完全冷卻，好像只有他一個人懂得冷卻似的，而我便立刻退縮，也冷下去。他對我難得發作的奸

意，從不是由我的一些不言而喻的懇求所喚起的；牠們大抵出其不意地發生的。後來我仔細思及我父親的性情，達到這一結論：他無暇顧到我和家庭生活；他心愛其他的事，而充分以這些其他的事為樂。「可以取的自己取來。別委身在別人手裏；屬於自己——人生况味盡在其中，」有一天他對我說。另一次，我以年青民主主義者的資格，趁着當他的面，開始議論自由（這一天，有如我所稱呼牠的，他是「善良的」；這時候可以隨意同他談什麼事）。

「自由，」他重複說：「可是你知道嗎，什麼能給與人自由？」

「什麼？」

「意志，自己的意志，牠會給與人比自由更好的權力。要會得立志——你便會自由

會指揮。」

我父親首先和主要地願望生活……而遂生活：或許是他預感到不能長久享受人生「况味」吧；他在四十二歲上便死去。

我把我在查西京娜家的訪問詳細地講給父親聽。他坐在長椅子上，一邊半注意，半不在意地聽我，一邊用鞭子的一端在砂地上描劃。他時不時發笑，明明面滑稽地注視我，用一些簡短的問話和異議來挑逗我。起初我連節娜伊達的名子也不決定要說出來，可是按捺不住，便開始講起她。隨後他沉思一下，伸伸身子，站起來。

我記得他一路走出屋子，一路吩咐替他備馬。他是一位出色的騎手，遠在列爾先生之先，就會得調馴最野的馬。

「我同你一道騎吧，爸爸？」我問他。

「不。」他回答，他的臉便作出通常的、親切得冷淡的表情。「若是要去，你獨自去吧；並且對馬天說，我不去了。」

他背脊轉向我，迅速地走開去。我目送他，他消失在大門後面。我看見他的帽子沿着籬垣移動；他走入查西京娜家去。

他在她們家就上一小時，可是立刻往城裏出發，向晚才回到家裏

午飯之後，我自己跑到查爾克姆家裏。發見老夫人獨自坐在客廳裏。看到了我，她用編針的針尖搔搔帽子底下的頭，靜然問我，能不能爲她鈔寫一份請願書。

「樂于效命，」我回答，在椅子的一端就坐。

「不過留心把字母寫大些，」公爵夫人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頁髒透的紙，「今天該不行吧，少爺？」

「今天我就鈔寫。」

鄰室的門打開了一點點，門隙裏露出節娜伊達的臉，蒼白，沉思，頭髮不經意地披在後面；她用大而冷的眼睛對我一看，輕輕地闔上門。

「節娜，嗨，節娜！」老夫人開口。節娜伊達沒有答理。我把老夫人的請願書帶走，爲她費去整整一晚。

我的「熱情」是從那一天起始的。記得那時候我感覺一種與加入服務的人所應當感覺的相類似的况味：我已不再僅是一個年輕的孩子；我已墮入情網。我說我的熱情是從那一天起始的；我還可以添上一句，我的苦惱也是從那一天起始的。節娜伊達不在場，我便憔悴欲絕：什麼事都不上我的心頭，一切全都搞壞，我整整幾天緊張地想念她，……我憔悴欲絕……可是她在場，我也並不輕鬆一些。我嫉妒，我自覺我的渺不足取，我愚蠢地愠怒和愚蠢地諂媚；可是總歸一樣——一股不可克服的力量把我向她吸引，而我每次懷着不由自主的幸福底顫慄跨過她房間的門檻。節娜伊達立刻猜測到，我已愛上她，可是我也不想隱瞞；她以我的熱情為樂，愚弄我，揶揄我和苦惱我。作為別人的最大的喜悅和最大的痛苦底唯一源泉，專制而無責任的原因，是甘美的，而我便像柔軟的環一樣，處在節娜伊達的彙集之中。然而，不只我一個人愛上她；凡是訪問她家庭的男

子，都爲她顛倒，她把我們每一個人縛牢在自己腳邊，她以在他們心裏，一會兒隨處播望，一會兒喚起危機，任憑自己的心意使他們離離轉轉（她把這喚做：使人們彼此碰撞）爲樂，可是他們也不想反抗，却甘心地向她屈服。在她富于活力和美麗的靈魂存在之中，有一種特別媚人的，狡猾與優游，倣作與單純，恬靜與活潑底混合物。在她所僥倖所說的一切上面，在她的每一動作上面，都浮漾得有一種細膩而輕鬆的美，在一切之中都表現得有一股獨特的，活潑着的力量。她的臉也不斷地改變，也活動；她差不多同時表現嘲弄，沉思和熱情。像晴朗有風的日子，雲影一樣輕飄而迅速的各種各種的情緒，隨時在她眼瞼內和嘴唇上躍過去。

每一位崇拜者在她都需要的。她有時候喚作「我的猛獸」；有時像個愛麗侖（我）的「的畢洛·天卓·洛天」，甘心地向她赴湯蹈火；不信賴自己的體勞和其他美質，想開始終向她求婚，暗示其他的人都只是空談。梅達諾夫與那氣質如詩人的心絃相應和；像差不多全數作家一樣，他是一位充分冷靜的人，他緊張地使她相信，或許也使自己相信，他是

崇拜她的，在一些其長無盡的詩篇裏歌頌她，帶着一種既不自然，卻又真誠的狂喜把稿讀給她聽。她又對他同情，又微微地嘲弄他。她不大相信他，聽了他的傾訴，往往強迫他讀善希金（註十六）的詩，有如她所說的，以澄清空氣。盧興，那位嘲弄人的，言語之間玩世不恭的學生，比一切人都了解她，也比一切人都愛她，雖然背後和當面都責罵她。她尊敬他，可是並不放鬆他，時常帶着特別的，幸災樂禍的滿足，使他感覺，他也

在她的掌握之中。

「我是風流的，沒有心臟的，我是女優的天性，」有一次她當着我的面對他說：「啊，好的！那麼將您的手臂給我，我來刺一枚針在裏面，您將因這位青年面黃肌瘦，您將疼痛，可是您，老實人先生，還一樣會笑。」

盧興紅起面孔，轉過身子，咬住嘴唇，可是未了還是伸出手臂。她便刺他，而他果真開始發笑……她一邊笑，一邊把針刺得夠深，並且窺看他的徒然地向四面溜動的眼睛

存在節娜伊達和馬力符斯基伯爵之間的關係，我了解得很少。他漂亮，靈巧和聰明，可是就是我，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也看得出他有點可疑，有點虛偽，我奇怪節娜伊達竟未注意到這一點。或許她也注意到這虛偽，可是並不嫌惡牠。不規則的教育，奇怪的交游和習慣，母親的經常不在，家裏的貧困和紊亂，這一切，由這少女享有的自由，由她優于環繞她的人們的自覺開始，在她裏面發展了一種半輕蔑的疎忽和不苛求。尋常無端發生什麼事——伏尼法梯跑來稟告沒有砂糖也吧，某種無謂的誹謗表面化也吧，客人們爭吵也吧，——她只是甩甩鬚髮，說：「無聊！」——而很少介懷。

反之，當馬力符斯基走攙她，像狐狸一樣狡猾地搖晃，優雅地倚靠在她椅背上，開始帶着自滿的和婦人的微笑，向她耳朵裏囁囁低語，她卻把雙手叉在胸口，注意地望著他，也微笑着和搖着頭的時候，我的血液往往完全沸騰。

「您為什麼喜歡接待馬力符斯基伯爵呢？」有一天我問她。

「他有如此漂亮的脣，」她回答。「可是這不干您的事。」

「別以爲我愛他。」第一次她對我說：「不，我不能愛那種非從上面往下看他們不可的人。我需要一位征服我的人。……可是上帝開恩，這是真確上這樣的人吧！我不會落入誰的掌握之中的，不，不！」

「所以您就永遠不愛？」

「那您呢？難道我不愛着您嗎？」她說，用手套的指尖在我鼻子上打一下。

是的，節娜伊達非常以我爲樂。在三星期之中，我天天看見她，她哪一件事不和我一道做！她難得到我們那裏，這一點我並不憐惜：在我們家裏，她變成一位小姐，一位公主。我使避開她。我害怕在母親面前洩露自己；她對節娜伊達抱着十分的惡感，惡意地監視着我們。父親我倒並不如此害怕：他似乎並不注意我，同她說話也說得少，可是說得特別聰明而有意義。我不復工作和閱讀，甚至不復在近處散步，騎馬。好像一匹綁住腳的甲蟲，我不絕地在心愛的廂屋周圍繞圈子：似乎想永遠逗留在那裏……可是這是不可能的，母親對我啼咕，有時候節娜伊達本人也驅逐我。那時候我便閉鎖在自己房間

裏，或者走到花園盡頭，攀到高高的石造的花房底殘存的廢址上，將雙腳在面對大路的牆上往下一垂，坐上幾小時，觀看，觀看，却什麼也不見。幾只白蝴蝶在我身旁滿是灰塵的蕁麻上懶洋洋地飛旋；一只大胆的麻雀棲息在不遠的一塊半壞的紅磚上，一路蹣跚地嗚叫；一路扇動了尾巴，不斷地轉動全身；一些更不可信的烏鴉，高高地蹲在白樺的無葉的梢頭，時而啾啾一陣，太陽和風在牠疏朗的枝條間輕輕地遊戲，頓河修道院的鐘聲時不時平靜而沉鬱地飄來，我坐着，望着，聽着——渾身充滿着一種無以名狀的感覺，一切都在其中：悲哀，喜悅，將來的預感，生之欲求與恐懼。可是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理解牠，對於心裏所起的一切，一點也不會命名，或者只會以一個名字——節娜伊達的名字——來稱呼這一切。

可是節娜伊達始終玩弄我，像貓玩老鼠一樣。她一會兒對我賣弄風情——我便與她和精神恍惚，一會兒又忽然推拍我——我便不敢向她接近，不敢看她一眼。

我記得，她接連幾天對我都非常冷淡；我竟完全胆寒，一邊怯怯地跑進她們的廳裏

，一邊釘牢在老夫人左右，不管她這時候正咒罵和叫嚷；她一些債務的事件搞得很糟，警察分局局長已經找過她兩次。

有一天，我在花園裏走過熟知的籬垣邊，看見節娜伊達：她雙手支地，坐在草上，一動也不動。我想小心地走開，可是她驀然擡起頭來，向我作一個命令的信號。我麻木在原處：我沒有馬上懂得她。她又重複自己的信號。我便立即躍過籬垣，喜悅地向她跑去：可是她便眼色把我止住，向我指指離她兩步的小徑。狠狠地，不知道怎麼辦，我跪下在小徑的邊上。她蒼白到這樣程度，這樣痛苦的悲哀，這樣深重的疲勞，表現在她的每一五官裏，以至我的心收縮起來，不由自主地訥訥說：

「您怎麼啦？」

節娜伊達伸出手臂，摘下一葉草，咬一下，往遠遠裏丟開。

「您非常愛我？」她終子問。「是不是？」我未作回答，爲什麼我要回答呢？

「是的，」她一邊重複說，一邊仍像先前一樣看我。「是如此。同樣的眼睛，」她

加添說，便沉思起來，用雙手掩住臉。「一切都討厭，」她低語說：「我但願跑到世界的邊緣去，我無法忍受牠，無法處理……而且前途有什麼等待我！……唉，我痛苦……我的天哪，多痛苦啊！」

「爲什麼？」我胆怯地問、

節娜伊達並未回答，只是聳聳肩膀。我繼續跪着，帶着深重的沉鬱望着她。她的每一個字都刺進我的心坎。這當口，似乎，我甘願交出我的生命，只要她莫悲哀。我望着她，一邊依舊不了解她爲什麼痛苦，一邊生動地想像，她如何被一陣不能抑制的悲哀所襲，突然走進花園——像被刈割一般，倒在地上。周圍光明和碧綠；風在樹葉間蕭蕭作響，時不時在節娜伊達頭上拂動一條覆盆子的長枝條。哪裏有些鴿子在咕咕叫，幾匹蜜蜂在稀疏的草上低低地飛鳴。上面，天空親切地發藍，可我却如此悲哀……

「給我吟些什麼詩吧，」節娜伊達低聲地說，支身在臂肘上。我喜歡您吟詩。您是歌吟，可是這無所謂，這是年輕。給我吟『在喬其亞山丘上』吧。不過先坐下嘛。」

我便坐下來，唸「在喬其亞山丘上」。

「牠不能不愛」，節娜伊達重複說。「詩的妙處即在於此：牠對我們說的是沒有的事，可是這沒有的事不僅比有的事更好，甚至更與真理相似。……人心不能不愛，雖欲不愛，亦不可得！」她又往下口，而突然一怔，站起來。「走吧。梅達諾夫坐在媽媽那裏；他給我帶來了自己的詩，可是我却把他拋下。他現在也是苦惱……有什麼辦法！您遲早會明白的……不過別生我的氣！」

節娜伊達匆忙地攬握我的手，便往前跑去。我們回進廟屋。梅達諾夫開始給我們唸自己剛才出版的「殺人者」，可是我不聽他。他曼聲地吟誦他的四脚短長格詩，韻腳互相交替，像小鈴一樣，空洞而嘹亮地鳴響，可是我還是望着節娜伊達，還是試着理解她最後的言語的意義。

或許是，一位秘密的敵手

出其不意地把你征服了吧？

梅達諾夫突然用鼻音喊，而我的眼睛和伊達的眼睛便黏在一起。她把眼睛沉下，微
微地臉紅。我看到她臉紅，竟吃驚得發冷。我早就猜疑她，可是直到這時候，她才愛上
的念頭才在我頭腦裏一閃。「我的天哪！她已經愛上了！」

十

我真正的苦惱是從這時候起始的。我絞盡腦汁，左思右想，執拗地，雖然儘可能隱晦地，偵察節娜伊達。她心裏已發生變化——這是很明顯的。她獨自出去散步，而且散步得很久。有時候她不見賓客；整幾小時地坐在自己房間裏。這她從前沒有過的。我忽然變得——或者自以為變得——異常銳敏。「莫非是他吧？或者非是他吧？」我內心裏不安地從她的一位崇拜者移到另一位，自己問自己。我暗地裏覺得，馬力符斯基伯爵比別人更危險一些（雖然爲了節娜伊達我恥于自認這一點）。

我的偵察看不見自己的鼻子以外，我的隱秘大概瞞不過誰：至少，盧與醫生立刻就看破我。然而近來他也變了：他消瘦了，仍然時常發笑，可是笑得更空洞，更惡意，更短促，——一種不由自主的神經的易受刺激，代替了他裏面先前的輕巧的諷刺和裝出的玩世不恭。

「您幹嗎不斷地蕩到這裏來，青年人，」有一次，只剩下我們倆在查西京娜家的客廳裏，他向我說。（公主散步還未回來，而閣樓中響着公爵夫人喧鬧的聲音；她正在叱罵自己的使女。）「趁年青，您應當學習，工作，可是您——在做什麼？」

「您不能知道，我在家裏是否工作，」我不無傲慢，可是也不無混亂地向他反駁。「有什麼工作可言！您心裏所想的不是這回事。唔，我不來抬槓……在您的年歲，這也是當然的事。可是您選得也實在不行。難道您不看見，這是怎樣一份人家？」

「我不了解您，」我說。

「不了解嗎？那對您倒更壞。我認爲警告您是我的義務。我輩老獨身者還船上這裏來；對我們會怎麼？我們是曾經滄海的人，無從非難我們，可是您的皮膚還嫩；這裏的空氣對子總是有害的，您信我的話；可能會感染的。」

「怎麼如此？」

「就是如此。難道您現在健康嗎？難道您在正常的狀態之中嗎？難道您所感覺的對

于您有益嗎，好嗎？」

「我感覺着什麼呢？」我說，可是心裏自己承認，醫生是對的。

「唉，青年人，青年人，」醫生用那種語氣繼續說，彷彿在這兩句話裏，含有一種對我極爲侮辱的東西，「您往哪裏捉狡狴去！謝謝上帝，您心上的事不早就在您臉上嗎。然而，有什麼談論的！我自己也不會上這裏來……若是……（醫生切緊牙齒）……若是我不是這樣的怪人。不過我所奇怪的是：您，同您的智慧，怎麼竟不看見在您周圍進行的事？」

「進行着什麼事？」我接嘴說，而全身尖起耳朵來。

醫生帶着一種嘲弄的憐憫向我瞥視一下。

「我真不錯，」他獨自似地說：「用得着同他說這些話。一言以蔽之，」他提高聲音，加添說，「我來向您再說一遍：這裏的環境于您不利的。您在這裏愉快，可是結果如何。花房裏固然芬芳宜人，可是生活在裏面是不行的。唉！您聽從我，再去讀開達諾

夫吧。」

公爵夫人走進來，開始向醫生訴說牙痛。隨後又出現節娜伊達。

「噫，」公爵夫人加添說，「醫生先生，您罵她一頓吧。整天喝加冰的水，她的胸部嬌弱，難道這對她健康有益嗎？」

「您爲什麼如此？」

「可是這會怎麼？」

「會怎麼？您可能會傷風而死。」

「是嗎？真的嗎？唔，那又怎麼樣（人生總歸一死）。」

「原來如此，」醫生嘀咕說。公爵夫人又走出去。

「原來如此，」節娜伊達重複說。「難道活着竟這樣快樂嗎？您向四下裏瞧瞧看。

……有什麼好？或者您以爲我不了解這個，不感覺這個？喝加冰的水，給我充足，而您能認真地使我確信，這樣的生活竟值得不把牠拚取片刻的滿足，——幸福我已經不談

了。」

「唔，不錯，」盧興說，「任性反覆和剛愎自用——這兩句話把他概括無遺；您的全部天性都在這兩句話裏面。」

節娜伊達神經質地笑起來。

「您脫誤郵班了，親愛的醫生。觀察不清——您落伍了。戴上眼睛吧。我現在不至于任性反覆了；愚弄你們，愚弄我自己……是非常快樂的，至于剛愎自用……麥歇伏爾及馬爾，」她忽然加添說，並且頓頓腳，「別作出憂鬱的面相吧。我受不住人家可憐我的。」她迅速地走開。

「有害的，這裏的環境于您有害的，青年人，」盧興又一次地向我說。

十一

當天晚上，照例的一些賓客聚集在查爾京娜家裏，我也在其列。

談話轉到梅達諾夫的詩：節娜伊達誠心地讚揚牠。

「可是您知道什麼嗎？」她對他說。「如果我是一位詩人，我就選取另外一些題材。也許這都是廢話，可是有時候我頭腦裏常起一些奇怪的思想，尤其是在黎明之前，睡不熟的時候，天空開始變成又是粉紅色，又是灰色的時候。我就，譬仿說……你們不會笑我的吧？」

「不！不！」我們衆口一聲地叫

「我就描想，」她把雙手交叉在胸口，眼睛注向一旁，繼續說，「一整批少女，夜裏，在靜寂的河上的一艘大船裏。月光照耀，她們穿着白衣服，戴着白花做成的花冠，唱歌，你們知道的吧，聖歌之類的什麼歌。」

「懂得，懂得，讓下去吧，」梅達諾夫富有意味而恍惚地說。

「轟然間——岸上一片喧鬧，鬨笑，火炬，羯鼓。……是一羣巴卡斯（註十七）信女，載歌，載吟，載行。這裏，描寫這畫面已經是愈的事了，詩人先生……不過我希望，火炬要紅而多燭，花冠下面的巴卡斯信女們的眼睛要輝亮，而花冠該是暗色。也莫忘却虎皮，杯籠——和黃金，許多黃金。」

「黃金應該在哪裏呢？」梅達諾夫一邊問，一邊把自己平坦的頭髮往後面一甩，鼻孔一張。

「哪裏嗎？肩膀上，手臂上，腳上，隨處都是。據說，古代的婦女們是在足踝上戴金環的。巴卡斯信女們招呼船上的少女們。少女們便停止歌唱聖歌，她們不能再唱下去，可是並不動彈；河水把她們載向岸邊。其中一位突然徐徐地上昇。……這一點必須寫得好：她如何在月光中徐徐地起來，她的同伴們如何吃驚。……她跨過船沿，巴卡斯信女們便把她包圍住，捲向夜的黑暗之中。……這裏您要描寫一團團的煙，和一切都混亂

。只聽得她們的尖叫，和她的花冠遺留在岸上。

節娜伊達住嘴不語。（「啊！她已經愛上了！」我又想到。）

「就只如此嗎？」梅達諾夫問。

「就只如此，」她回答。

「這不能是全詩的題材，」他煞有介事地說，「可是我要利用您的意見寫一節抒
詩。」

「浪漫主義的風格嗎？」馬力符斯基問。

「當然是浪漫主義的風格，拜倫（註十八）的風格。」

「可是依我的意見，雨果（註十九）勝似拜倫，」年青的伯爵漫不經意地說：「更
為有趣。」

「雨果是第一流作家，」梅達諾夫回答，「我的一位朋友重柯歇也夫，在他的西班

牙小說 El Trovador……」

「噢，是那本疑問號倒置的書嗎？」節娜伊達打岔說，

「是的。西班牙人這麼辦的。我是想說，童柯歇也夫……」

「得了！你們又爭論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了，」節娜伊達再度打斷他。「不如來遊戲吧。……」

「罰金遊戲？」盧奧接嘴說。

「不，罰金遊戲玩膩了；來玩比較吧。」（這遊戲是節娜伊達自己想出的……說出一件東西，每人試着把牠同別一件東西比較，誰選出頂好的比較，誰就得獎。）她走到窗口。太陽剛正落山；天空中高高地浮有一些長長的紅雲。

「這些雲像什麼？」節娜伊達問，不等待我們的回答，便說：「我覺得牠們像克里奧怕脫拉（註二十）去會安陀尼（註廿一）時所坐的金船的紫帆。記得嗎，梅達諾夫，才不久您對我講過這段故事？」

我們大家像「哈姆萊脫」裏的帕羅紐斯（註廿二）一樣，斷定說，這些雲正使我們

想起那些帆，我們之中誰也找不到更好的比較。

「那時候安陀尼是多少年紀？」節娜伊達問。

「準是一位青年吧，」馬力符斯基說。

「不錯，是一位青年，」梅達諾夫斷然地確認。

「對不起，」盧奧叫喊說：「他已四十開外。」

「四十開外，」節娜伊達向他迅速地瞥視一眼，重複說。

我立刻回家去。「她已經愛上了，」我的嘴唇不自覺地低語說。「可是愛的是誰？」

十二

日月荏苒，節娜伊達變得更奇怪，更令人不解。有一天我走進她屋裏，看見她坐在一張藤椅上，頭緊貼着桌子的銳利的邊緣。她直起身來……滿臉淌着眼淚。

「啊！是您！」她帶着殘酷的微笑說。「到這裏來。」

我向她走去：她把一支手放在我頭上，突然揪住我的頭髮，開始扭絞牠們。

「痛，」我終于說。

「啊！痛！那我不痛嗎？不痛嗎？」她重複說。

「唉！」她看到已扯下我小小一撮頭髮，忽然叫起來。「我這幹的什麼？可憐的麥歌伏爾及馬爾！」

她小心地埋直扯下的頭髮，把牠們繞在手指上，捲成一個小環。

「我要把您的頭髮放在我項鍊盒子裏，佩戴牠們，」她說，可是眼睛裏還輝亮着淚

水。「這或許使您略得安慰吧……可是現在再會了。」

我回到家裏，在那裏發現一件不愉快的事。母親同父親正發生一場剖辯：她責怪他什麼事，而他，按他的習慣，冷靜而有禮貌地保持緘默，立即走開。我不能夠聽見，母親所說是什麼事，而且我也無暇及此，不過記得，到解釋完畢，她着人喚我到她房間裏，帶着大大的不滿，教說我常去訪問公爵夫人，依她的話，她是 *une femme capable de co-* (註廿三)。我走擁去吻吻她的手，(我想把談話中止時，總是這麼辦的，)回到自己房間裏。節娜伊達的眼淚使我頭腦全然混亂——我斷然地不知道，停留在什麼思想上，自己也擊備哭泣：我依舊是一個孩子，縱然已經十六歲。我已經不再涉想馬力符斯基，雖然畢洛夫卓洛天越來越威脅地注意這不可捉摸的伯爵，好像狼注意羊一樣；我却什麼人和什麼事都不涉想。我迷失在一些考慮之中，儘尋求隱僻的場所。我特別喜歡花房的廢墟。時常攀登到高牆上，作為如此不幸，孤獨和憂鬱的青年坐在那裏，以致自己也可憐起自己來，而這些痛苦的感覺竟如此使我快慰，我竟如此耽溺于牠們！……

有一天，我正坐在牆上，眺望遠處，傾聽鐘聲……轟然間，有什麼東西通過我全身——微風不是微風，顫慄不是顫慄，好像是呼吸的氣息，好像是什麼人近來的感覺……我往下看去。下面，在道路上，穿着一身淡灰的衣服，肩上抗着一柄粉紅的傘，節娜伊達正匆忙地走動。她看到我，立停下來，推開了草帽的邊緣，朝我舉起她天鵝絨似的眼睛。

「您這麼高，在那裏幹什麼？」她帶着一種異樣的微笑，問我。「慳，」她繼續說，「您老是說您愛我……要是您果真愛我，就跳到這路上來。」

節娜伊達還來不及說出這些話，我已經飛下去，好像有誰從我後面一推似的。這牆約摸有兩沙尋（註廿四）高。我雙腳達地，可是這衝擊如此強烈，以致我不能站穩：我錫下地，頓時失去知覺。清醒時，我並未睜開眼睛，便感覺到節娜伊達在我旁邊。

「我的可愛的孩子，」她一邊說，一邊僵在我身上，她的聲音裏嗚呼着驚慌的溫柔：「你怎麼能如此，怎麼能聽從呢……我原是愛你的……起來吧。」

她的胸膛在我身旁呼吸，她的手臂撫觸我的頭顱，而忽然間——那時候我竟怎麼了！——她的柔嫩新鮮的嘴唇，開始以親吻來掩蓋我的整個臉龐……牠們觸上我的嘴唇。……可是這時候，節娜伊達多半從我臉部的表情，推測到我自己清醒，雖然我始終未將眼睛睜開，便迅速地站起來，說：

「唔，起來吧，淘氣精，瘋孩子；幹嗎您躺在灰塵裏？」

我便起來。

「把我的陽傘給我，」節娜伊達說：「瞧，我把牠拋在哪裏了；可是別這樣看我……多慫慫啊？您沒有受傷麼？或許被毒藤刺了吧？對您說，別看我。……可是他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回答，」她獨自似地加添說。「回家去吧，麥歇伏爾及馬爾，把自己弄乾淨，莫跟我來，要不然我就要生氣，再也……」

她並未說完自己的話，便急忙走開，而我坐下在路上……我的腿支持不了我。我的手被毒藤所刺，背脊疼痛，頭腦暈眩，可是我當時所體驗的幸福的感覺，已一輩子不再

重複。牠作爲一種甘美的疼痛停留在四肢內，而最後表達爲一些歡躍和歡呼。果然：我還是一個孩子。

十三

這一整天我如此快活和得意，我如此生動地把節娜伊達的接吻的感覺保持在我臉上，我帶着如此歡喜的顫慄，回憶她的每一句話，我如此珍愛我這意外的幸福，以致我竟變得害怕，甚至不想看見她，這些新穎的感覺的責任者。似乎，我對於命運已不能再有所要求，現在就應當「好好地作一次最後的呼吸而死。」

然而第二天，我一路走進廂屋，一路感覺得大大的狼狽。這狼狽，我徒然試圖隱匿在相宜于一位希望使人家知道他懂得保守秘密的人的，適度的自在底假面具之下。節娜伊達非常簡單地接待我，毫無任何激動，不過用手指向我威嚇而問：我身上有沒有青痕？我的一切適度的自在與神祕頓時就消失無遺，可是同牠們一起，我的狼狽也消失無遺。當然，我並不作什麼特別的期待，可是節娜伊達的苦惱其事，宛如冷水澆我：我明白我在她眼中是一個孩子，而我非常痛苦！節娜伊達在房間裏前後走動，每一次瞥見我，

總迅速地微笑，可是她的思想是在遠處！——這我清楚地看出來。

「要不要自己講起昨天的事？」我想：「問她，她那麼匆匆忙忙是上哪裏去，以便澈底知道……」，可是我不過揮揮手，便向角落裏坐下。

畢洛夫卓洛夫走進來：我欣然去看見他。

「我沒有給您找到一匹馴良的坐騎，」他用嚴峻的聲音說。「弗烈伊塔塔向我担保一匹，可是我不相信。我怕。」

「您怕什麼？」節娜伊達問。「請問您。」

「怕什麼？您是不會騎馬的。上帝保佑，或許會遭到什麼事！是什麼幻想忽然鑽進了您的頭腦！」

「唔，這是我的事，麥歇『我的野獸』。倘使如此，我就請求彼得爾·伐西里伊奇……（我的父親喚作彼得爾·伐西里伊奇。我奇怪，她竟如此輕鬆而自由地提起他的名字，好像她確信他準備爲她効勞。）

「原來如此，」畢洛夫卓洛夫回答，「您這是要同他一起騎馬吧？」

「同他或者同別人——在您都一樣。反正不同您。」

「不同我，」畢洛夫卓洛夫重複一遍。「悉隨尊意，也好！我來給您弄一匹馬。」

「可是要留心——別弄到一頭母牛。我預告您，我是想疾馳。」

「疾馳就是。是同誰，總是不是同馬力符斯基去騎馬？」

「爲什麼就不同他，武士？唔，您放心，」她加添說，「眼睛別溜呀溜的。我也把

您帶去。您知道，馬力符斯基現在在我是——吓！」她搖搖頭。

「您說這句話，是來安慰我，」畢洛夫卓洛夫咕說。

節娜伊達謎上眼睛。

「這使您安慰嗎？……噢……噢……噢……武士！」她終於說，彷彿找不到別的話

。「可是您，麥歇伏爾及馬爾，您要同我們一起去騎馬嗎？」

「我不喜歡……在大的團體裏……」她喃喃說，並不抬起眼睛。

「您甯願 Tere-arole (註廿五) 嗎？……唔，自由者與以自由，得救者……與以天

」她嘆息一聲，說。「去吧，畢洛夫卓洛夫，費心吧。我需要一匹馬明天用。」

「是的；可是錢從哪裏來呢？」公爵夫人插嘴說。

節娜伊達皺上眉頭。

「我不在問您要錢——畢洛夫卓洛夫信任我的。」

「他信任你，他信任你……」公爵夫人囁咕說，而突然提足喉嚨喊：「杜涅希卡！

「媽媽，我送過您一個叫人的鈴，」公主提示說。

「杜涅希卡！」老夫人再喊一遍。

畢洛夫卓洛夫告辭；我同他一起走出去……節娜伊達並不留我。

十四

第二天我很早起身，替自己砍好一根杖，向城外去。走走也許會釋去自己的憂愁。天日晴美，明明，而不太熱；愉快而新鮮的風在地面上徘徊，適度地嘯鳴和遊戲，飄動萬物而不擾亂什麼。我在山上，在樹林中，漫步很久；我不感得自己幸福，——我是懷着耽于憂鬱的企圖離家的；可是青春，晴美的天氣，新鮮的空氣，疾行的娛悅，獨臥在茂密的草上的歡愉，竟制勝了我；關於那些忘懷不了的話，關於那些接吻的回想，又擠進了我的靈魂。想到節娜伊達對於我的果決，我的英勇，總不能不與以正當的報酬，我便覺得愉快。……

「在她，別些人比我好一些，」我想，「儘由它去！然而別些人只是說要做什麼，可是我却做了。……我還有什麼事不會為她做的！……」

我的想緣活動起來了。我開始設想，我將如何把她從敵人手中救出，如何瀝身浴血

她跛出牢獄，如何死在她腳邊。我想起掛在我們客廳裏的一幅畫：馬力克·阿健爾背負着馬濟爾達……而這時候，我被一匹大的斑斕的啄木鳥的出現吸引住了，牠匆忙地爬上一顆白樺的細幹，從後面，時而向右，時而向左，不變地窺視，宛如一位音樂家從低低的提琴頸子後面一樣。

隨後我唱「非是白雲」，又轉移到當時有名的小詩集「西風拂我期君」；隨後我開始朗誦霍迷約柯夫底悲劇裏的葉爾瑪克向星的呼籲；嘗試作一首感興體的詩，甚至想每一節都須用「啊，節娜伊達！節娜伊達！」這一行來作結——可是毫無結果。

至此，已近午餐時分。我便走下山谷；一條狹仄的砂徑沿着山谷蜿蜒地通到城裏。我循着這小徑走去。……從後面隱約地傳來得的馬蹄聲。我回頭一看，不由自主地立停，摘下帽子；我看見我父親和節娜伊達。他們倆正並轡而行。父親朝她扭轉全身，用一只手支在馬頸上，向她說着什麼；他微笑着；節娜伊達嚴肅地垂下眼睛，抿緊嘴唇，默然地聽着他。最初我只看見他們倆；才過了片刻，畢洛夫卓洛夫便從山谷的拐角後面

出現，穿着蹣跚兵軍官的制服，毛裏外套，騎着一匹冒汗水的黑馬。這好馬擺着頭，噴着鼻息，竄躍着；騎者又勒着牠，又踢着馬刺，我閃在一邊。父親拉緊韁繩，離開節娜伊達，她慢慢地向他擡起眼睛，兩個人便疾馳而去。畢洛夫卓洛夫鏗鏘着佩刀，跟在他們後面飛跑。……

「他紅得像龍蝦，」我想，「她……她爲什麼這樣蒼白呢？騎了整整一上午馬——所以蒼白了吧？」

我兩步併作一步，剛在午飯之前趕回到家裏。父親已經更換衣服，清洗乾淨，煥然一新地坐在母親的安樂椅旁邊，用他流暢而嘹亮的聲音向她談 *Journal des Debats*（註廿六）的一篇小品文；可是母親毫不注意地聽着他，看見了我，便問我，一整天跑上哪裏去了，並且加深說，她不喜歡人家在不知什麼地方，同不知什麼人來往。

「是獨自散步，」我本來想回答，可是朝父親一看，怎麼便不作聲了。

十五

此後五六日間，我差不多沒有看見節娜伊達；她稱病，然而這並不妨礙這梅屋的一些照例的訪問者，有如他們所表示的，前來值勤——就只除去梅達諾夫，他剛一沒有狂喜的機會，便立刻沮喪和厭倦。畢洛夫寧洛天完全扣着鈕扣，紅着臉，陰鬱地坐在角落裏；在馬力符斯基伯爵的細緻的臉上，經常地浮漾着一種非善意的微笑；他真正遭遇到節娜伊達的失寵，便特別賣力地巴結老公爵夫人，同她一起坐着街車到總督那裏去；然而這過路又見得失敗，甚至對馬力符斯基發生不愉快；人家向他提起一樁同某工兵軍官的歷史，他遂不得不在自己的解釋中說，當時他是少不更事。

盧奧每天前來兩次，可是逗留不久：在我們倆上次解釋之後，我有點怕他，同時又覺得對他有一種由衷的傾倒。有一天，他同我一起去在莫愁公園裏散步，非常善良和可愛，告訴我各種花草的名稱和特性，——而突然間，拍拍自己的額角，有如人家所說，

牛頭不對馬嘴地喊：

「我這傻瓜，竟以為她是風流呢！分明，犧牲自己——在有些人是甘美的。」

「您想用這句話來說什麼？」我問。

「我不想向您說什麼。」盧與不連貫地回答。

節娜伊達避開着我：她的出現——我不能不注意到這一點——給與她不愉快的印象。她不由自主地從我轉開身去……不由自主地；就這使我痛苦，就這使我不勝鬱痛，可是沒有辦法，我試圖不惹她的眼，只從遠遠窺伺她，可又並不始終成功。在她身上，又豫先前一樣，起着一種不可理解的東西：她的臉改了樣，她整個兒改了樣。

特別使我感動的是，在一個溫暖而悄靜的晚間，她心裏所起的變化。我坐在一顆寬廣的接骨木樹底下的低矮的園椅上；我喜歡這個地點：從這裏看得見節娜伊達的房間的窗戶。我坐着；頭上，一只鳥在暗黑了的樹葉中匆忙地蠢動；一只灰貓，伸長了背脊，小心地潛入花園，一些初生的甲蟲，在雖然已經不朗然，可是還透明的空氣中沉重地爬

鳴。我坐着，望着窗戶——等待着牠會不會開；果然開了，而節娜伊達出現在窗口。她穿着一身白衣服，她本人，她的臉龐，肩膀，手臂都蒼白得雪白。她一動不動地佇立得很久，從蹙緊的眉毛底下，一動不動地，筆直地眺望得很久。我竟不知道她有這樣的眼光。隨後她緊緊地合任雙手，把牠們舉到唇邊，額上——而忽然間，劈開手指，將頭髮從耳朵邊掠開，把牠們一甩，帶着一種堅決，朝下面點了點頭，便碰上窗戶。

三天之後，她在花園裏遇到我。我想避向一旁，可是她自己止住我。

「把手伸給我，」她帶着先前的溫柔對我說：「我同您好久沒有談天了。」我向她瞥視一眼：她的眼睛靜靜地輝亮着，臉微笑着，好像透過煙霧似的。

「您還是不健康嗎？」我問她。

「不，現在一切過去了，」她回答，摘下一朵小的紅薔薇花。「我有點疲乏，可是這也會過去的。」

「那您又將同從前一樣了吧？」我問。

節娜伊達把蔷薇花舉到臉上，我覺得，彷彿鮮明的花瓣的反射光在她的面頰上。

「難道我改變過了嗎？」她問我。

「是的，改變過了，」我低聲地回答。

「我知道我冷落過您，」節娜伊達開始說，「可是您不應當對這加以注意……我非如此不可。……唔，講隨幹什麼。」

「您是不願意我愛您，——是這麼一回事！」我帶着不由自主的激越，陰鬱地叫起來。

「不，愛我吧，可是別像先前一樣。」

「那怎麼呢？」

「我們做朋友吧——就這麼着。」節娜伊達給我閉關那蔷薇花。「聽我說，我比您年長得多，我能當您的姑母哩，真的；唔，不是姑母，而是姊姊。而您……」

「我在您是一個孩子，」我截住她。

「唔，是的，一個孩子，可是可愛，漂亮，聰明，我所非常喜歡的孩子。您知道嗎？就從今天起，我賜您當我的侍僮；可是您別忘了，侍僮們是不應當離開自己女主人的。這是我給您的新的官爵的表徵，」她一邊加添說，一邊把那蓋薇花插進我的短上衣的鈕孔裏：「我對您寵幸的表徵。」

「我曾經從您領受過另一些寵幸，」我喃喃說。

「噢！」節娜伊達說，向我斜視一眼。「他記性多好啊！也好！我現在也準備……」她便僵向我，在我額上印上一個純潔而雷靜的吻。

我只是看她一眼，而她說了：「跟我來，我的侍僮，」便轉身走進廂屋裏。我跟在她後面走去，卻始終疑惑不解。

「這位溫柔而明理的姑娘，」我想，「果真是我所知道的那位節娜伊達本人嗎？」我覺得她的步履也安詳一些，身段也莊嚴和勻稱一些……

可是，我的天哪！戀愛以多麼新鮮的力量在我心裏面燃燒着啊！

十六

午餐以後，賓客們又聚集在廂屋裏——公主也出來就他們。全體出席，恰像我所忘不了的最初的一晚。甚至尼爾馬次基也蹣跚而來；梅達諾夫這一次到得比什麼人都早——他帶來了一些新詩。又開始作罰金遊戲，可是已沒有從前那些奇怪的胡鬧，癡騷和囉囉，——吉卜賽的成份消失了。節娜伊達給我們的集會一種新的情調。根據侍僮的權利，我坐在她旁邊。就中她提議，誰拈得罰金的要講自己的夢。可是這却並不成功。所講的夢或則無趣味（畢洛夫卓洛夫夢見用鯨魚餵自己的牝馬，那匹馬有一個木頭的頭顱）或者不自然的，虛構的……梅達諾夫用一篇完全的小說來款待我們：這裏又有一些盛大，又有帶豎琴的天使們，又有說話的花，又有從遠處飄送來的音樂……節娜伊達沒有讓他講完。

「假使事情已近創作，」她說，「那就讓每個人講一件務必是杜撰的事。」

又落到那位畢洛夫卓洛夫第一個講。

這位年青的驍騎兵軍官狼狽了。

「我什麼也杜撰不出！」他叫喊。

「多沒意思的話！」節娜伊達接嘴說。「唔，譬如，想像您已經結過婚，而對我們講怎樣同您的太太打發時光吧。您要把她鎖閉起來嗎？」

「要把您鎖起來。」

「您要親自同她坐在一起嗎？」

「一定要親自同她坐在一起。」

「好極了。唔，假使這使她厭煩了，她變了心呢？」

「我就殺死她。」

「假使她逃走了呢？」

「我就追上她，還是把她殺死。」

初卷

「是這樣的。唔，假定我是您的太太，那時候您怎麼辦？」

畢洛夫卓洛夫默然不語。

「我就把自己殺死。」

節娜伊達笑起來。

「我知道，您的曲子是不久的。」

拈到第二回罰金的是節娜伊達。她將眼睛邊向了天花板，沉思一陣。

「有了，你們聽我講，」最後她開始說，「我所杜撰的事吧。你們且想像一所壯麗的宮殿，一個夏夜和一次奇異的跳舞會。這次跳舞會是一位年青的女王所舉辦的。到處都是黃金，大理石，水晶，綾羅，燈燭，金剛石，鮮花，芬芳，一切窮奢極慾。」

「您喜歡奢華嗎？」盧奧打她的岔。

「奢華是美麗的，」她回答：「我喜歡一切美麗的東西。」

「比美好的東西更喜歡嗎？」

「這寶間有點兒巧妙——我不懂得。別打擾我。這樣，壯麗的跳舞會。衆多的賓客，他們都年青，貌美，勇敢，都失魂落魄地鍾情于那女王。」

「來賓裏沒有女客嗎？」馬力符斯基問。

「沒有……且等一下——有女客的。」

「全是醜陋的嗎？」

「全是嬌美，可是男子們都鍾情于那女王，她長身玉立……她的黑髮上戴一頂小的金冠。」

我望一望節娜伊達，我覺得這當口她比我們全體都高出一些，從她雪白的額上，從她一動不動的眉宇間，簸揚着這樣明朗的智慧和這樣的權力，以致我想：「你自己就是這女王。」

「全都擁在她的周圍，」節娜伊達繼續講，「全都在她面前濺施最阿諛的言語。」
「您喜歡阿諛嗎？」盧興問。

「多討厭——儘打人家的岔。……有誰不喜歡阿諛的？」

「還不是後一個問題，」馬力符斯基說：「那女王有沒有丈夫？」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沒有，爲什麼要有丈夫呢？」

「Silence——（註廿七）」法文譯得很蹩腳的梅達諾夫叫喊。

「Merci。（註廿八）」節娜伊達對他說。「於是女王傾聽着這些言語，傾聽着音樂，可是並不向哪一位賓客看。自上至下，從天花板到地板，打開着六扇窗戶，窗外是黑暗的天空同一些大的星，黑暗的花園同一些大的樹木。女王眺望着花園。那裏，靠近樹木有一個噴水泉；牠在黑暗中發白色——長長得像一個幽靈。女王打語聲和音樂中間傾聽着水的飛濺。她注視和思索：你們都是繙譯，貴族，才子，富翁，你們都圍繞我，你們珍重我的每一句話，你们都準備死在我的腳邊，我支配你們……而那裏，在噴水泉旁邊，在這飛濺的水邊，我所愛的，支配我的人，正佇立着等待我。他既不穿富麗的衣服，也不戴珍貴的寶石，誰也不認得他，可是他等待我，確信我會前去——而我會前去

，當我想走去就他，同他一齊留下，同他一齊消失在那邊花園的黑暗裏，在樹木的纏繞與噴泉的飛瀾之下時，就沒有那麼一種權力能夠阻止我。……」

節娜伊達不言語了。

「這是……杜撰的故事嗎？」馬力符斯基狡猾地問。

節娜伊達甚至看都不看他。

「我們將怎麼辦，諸位先生，」盧與忽然開口說，「要是我們也在賓客之列，而且認識這位噴水泉旁邊的幸福的人？」

「等一下，等一下，」節娜伊達打岔說，「我自己來告訴你們，你們每人要做的事。您，畢洛夫卓洛夫，要挑逗他決鬥；您，梅達諾夫，要爲他寫一首短嘲詩……可是不，您不會得寫短嘲詩的；您要爲他創作一首長長的短長格詩，巴爾比亞（註廿九）式的，把他的作品刊登在「電信」上。您，尼爾馬次基，要向他借……不，您要借給他錢取息；您，醫生……」她停頓了。「我就不知道您要做什麼。」

「我要以御醫的身份，」盧興回答，「勸告女王，在無暇招待賓客時，莫舉行舞會。」

「或許您是對的。而您，伯爵……」

「而我？」馬力符斯基帶着他的非善意的微笑，重複說。

「而您要給他一枚有毒的糖果。」

馬力符斯基的面孔微微地歪扭，並且裝出一雲猶太人表情，可是他立刻就哈哈大笑。

「至于您，伏爾及馬爾……」節娜伊達繼續說。「真是夠了，我們來做別一種遊戲吧。」

「麥歇伏爾及馬爾，作為女王的侍僮，當她跑到花園時，要為她舉衣尾，」馬力符斯基惡毒地說。

夜便臉紅起來，可是節娜伊達迅速地把她的手擱在我的肩膀上，站起來，以微微地顫

抖的聲音說：

「我決不給閣下出言不遜的權利，所以請求您走開。」她指門叫他走。

「請您寬恕，公主……」馬力符斯基喃喃說，渾身變成蒼白。

「公主是對的！」畢洛夫卓洛夫叫喊，也站起來。

「上帝作證，我真沒有想到，」馬力符斯基繼續說：「我覺得，我的說話裏毫無這

樣的東西……我並無侮辱您的意思。……請原諒我。」

節娜伊達向他冷淡地一瞥，又冷笑起來。

「那您就留下吧，」她漫不經意地擺擺手說。「我同麥默伏爾及馬爾是多餘動怒也

諷刺人在您既然是一宗愉快……您就儘管諷刺。」

「您原諒我，」馬力符斯基再度地重複說。而我，一邊回想節娜伊達的動作，一邊

又想，真正的女王怕不能以更大的威嚴向一位出言不遜的人下逐客令。

在這次小小的場面以後，罰金遊戲繼續得不很久，每人都有一點踢踏不安，與其說

是由于這次場面本身，毋甯說是由于一種不完全確定，可是沉重的感覺。誰也不談起牠，可是每人在自己心裏和隣坐的人心裏意識着牠。梅達諾夫給我們誦讀他的詩，馬力符斯基過分熱心地捧牠們。

「現在他總表示他是一個好人，」盧與向我低語地說。我們不久就散走了。節娜伊達突然出起神來；公爵夫人着人來說頭痛；尼爾馬次基開始訴說他的風溼症。

我半天不能入眠，節娜伊達的故事使得我感動。

「其中果真有暗示嗎？」我自己問自己。「她暗示的是誰，是什麼嗎？倘使真有所暗示，那怎麼作決定呢？……不，不，不會的，」我一邊低語，一邊從一張火熱的面頰轉過身去睡在另一張火熱的面頰上。……可是我回想起節娜伊達講故事時的面部表情：我回想起在莫愁公園裏盧與衝口而出的感喟，她對我的態度的不期然的改變——便迷失在遐想猜測之中。「他是誰呢？」這四個字好像刻劃在黑暗上面，豎在我的眼前；好像一片低矮的，不祥的雲掛在我的頭上，我感覺得牠的壓迫，等待牠漸漸地爆發。我近

來已習慣許多的事，在查西京娜家已見識許多的事：她們家的雜亂無章，獸脂的蠟燭頭，折斷的刀叉，陰鬱的伏尼法梯，襤褸的侍婢，公爵夫人本人的舉止——這一切奇怪的生活，已經不再使我感動。可是對於現在我在節娜伊達身上隱約地看出的，我却不能習慣。……「女冒險家，」有一天我母親說她。女冒險家——她是我的偶像，我的女神！這個稱號燃燒着我，我試圖離開牠到枕頭裏面去，我憤慨着……而同時，什麼事我不肯同意，什麼東西我不肯給，只要我當那位噴水泉旁邊的幸福的人！

血液在我裏面燃燒和散開。「花園……噴水泉……」我想。「我要到花園裏去。」我迅速地穿上衣服，溜出屋子。夜色暗黑；樹木殆無聲息；一陣微涼自天而降，從菜園裏飄過來茴香的氣息。我走遍所有的林蔭路；我輕輕的腳步聲音使我又困惑又興奮；我立定，等待和諦聽，我的心臟如何着力而急速地跳動，最後我走近籬垣。我身在細的柱子上，驀然間——或許是我這麼覺得？——離我幾步之遠，閃過一個女子的姿形。……我使勁向黑暗中注視，我屏住呼吸。……這是什麼？是我聽到腳聲呢，還是我的心又

在跳動？「誰在這裏」我難以聽清地喃喃說。是抑制住的笑聲……還是樹葉的簌簌……或是就在耳朵邊的嘆息？我害怕起來。……「誰在這裏？」我更加輕輕地重複一遍。

空氣流動了片刻：天際閃過一條火光：是流星。我想問：「是節娜伊達嗎？」可是聲音已在我嘴唇上消失。忽然周圍的一切變得深深地寂靜，正像午夜時分時常發生的……甚至蟋蟀們在樹木裏也停止鳴啣，只是一扇窗戶在哪裏啾呀地一響。我佇立了許久，便回進自己房間裏，回到自己冷卻的床上。我感得一種奇異的激動：好像我在赴一次幽會——結果落一個空，白看到別人幸福。

十七

第二天我只見得節娜伊達一眼。她正同公爵夫人坐車上什麼地方去。反之，我却看見盧興和馬力符斯基，然而盧興僅只賞賜我一聲問候。年青的伯爵伴笑一下，便友善地同我講話。在所有訪問廂屋的人中間，只有他能闖進我們的家，博得母親的喜歡。父親不寵愛他，對待他客氣到侮辱的程度。

「Ah, monsieur le page (註三十)，」馬力符斯基開始說，「幸會，幸會。您的美麗女王在做什麼呀？」

他的鮮潔而漂亮的臉，這當口使我如此厭惡，恰如他的輕蔑而盛皮笑臉地看我，以致我完全不回答他。

「您還在動怒嗎？」他繼續說。「那又何必。並非我稱您為侍僮，而侍僮是有特權常在女王身邊的。可是允許我對您說，您可並不十分盡職。」

「怎麼？」

「侍僮們應當寸步不離自己的女主人們，侍僮們應當知道女主人們所做的一切，他們應當監視她們，」他壓低了聲音，加添說：「白晝和黑夜。」

「您想說什麼？」

「我想說什麼？我覺得我表示得明明白白了。白晝和黑夜。白晝倒還不成問題；白晝裏明朗，人多；可是黑夜！這裏你就等待着不幸吧。我勸您夜裏莫睡覺，竭力地監視，監視。記着！花園中，夜裏，在噴水泉旁邊……正是這個地方需要窺伺。您會向我道謝的。」

馬力符斯基笑起來，並且背脊轉向我。他對我說的話，他大概並不賦與特別的意義；他有出奇的神祕者底聲譽，並且以他在假裝跳舞會裏愚弄人的本領著稱，那滲透他聲譽個存在的，差不多不自覺的虛偽，更大大地推波助瀾。……他原只想刺戟我一下；可是他的每一個字，作為毒藥，在我所有的血管裏流動。血液湧到我的頭裏。……

「啊！正是這個！」我自己對自己說。「好！所以牽引我到花園裏，倒並不是徒然的！這件事決不許發生！」我大聲地叫起來，並且向自己胸口打一拳，雖然我實際上不知道什麼事決不許發生。

「莫非馬力符斯基自己要到花園裏去吧，」我想（或許是他亂說一陣：他是會老着面皮亂說的），「還是另一位什麼人（我們花園的籬垣是很低的，爬過牠一點也不費事），可是誰要落到我手裏，他就遭殃，我不勸任何人碰見我！……我要向全世界和她，那不真的女人（我依然稱她爲不真的女人）證明，我會得復仇的！」

我回進自己的房間，從寫字檯裏取出新買的英國刀子，試試銳利的鋒芒，便鍍上盾頭，帶着冷靜和集中的堅決，插入自己口袋裏，好像做這種事情在我並不是奇事，也不是初次。我的心惡意地往上一湧，便硬住了：我直到夜裏沒有舒屏過眉頭，張開過嘴唇，一邊不停地來回走動，一邊握緊在口袋裏熱了起來的刀子，預先準備一件可怕的事。這些新穎的，從未有過的感覺，竟如此佔有我，甚至使我快樂，以致我實際上很少想到

節婦伊達。我始終朦朧地看見那位年青的吉卜賽人阿力柯：「上哪裏去，美少年？躺下。……」後來：「你渾身臟着血！……啊，你幹了什麼啦？……沒有什麼！」我帶着多麼殘酷的微笑，重複着這句「沒有什麼！」

父親不在家；最近差不多經常在無言的忿怒的心情之中的母親，竟注意到我的不祥的面相，在晚餐時對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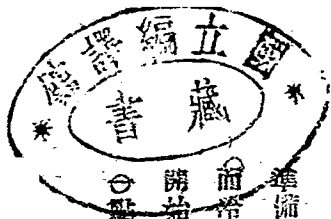
「幹嗎你像米粒上的老鼠一樣氣鼓鼓？」

我只是向她寬容地一笑作答，而想：「假使他們知道的話！」

敲起十一點鐘；我走回自己房間裏，可是並不解衣；我在等待半夜；最後敲起十二點來。

「是時候了！」我從牙齒間低語說，便將鈕扣扣到了頂；甚至搔起了褲子，向花園裏走去。

我已經預先選下窺伺的地點：在花園盡頭，在分隔我家的和查西京家的地界的籬垣



連接公共的牆壁的地方；長得有孤另另一顆松樹；站在牠低矮而濃密的松枝底下，只要夜的黑暗所許，我能看得清四下裏發生的事；這裏蜿蜒着一條我始終覺得神祕的小徑；牠蛇似地在籬垣下面爬行，就在這個地方，籬垣上帶着一些爬過的足跡，牠通向一只由濃密的金合歡造成的圓亭。我走到松樹跟前，靠在樹身上，開始窺伺。

夜像頭天夜裏一樣悄靜；可是天上的雲更少，灌木的輪廓，甚至高的花朵，更歷歷可見。期待底最初一些瞬間是可厭的，幾乎可怕的。我已決定一切！我只是考慮：我將如何行動？是否要喝問：「往哪裏去？站住！招認吧——要不然死！」或者動手就打。

……我聽得，每一個聲音，每一個絃絲和蕭蕭之聲，都是有意義的，不尋常的。……我準備着。……我向前沖出着身子。……可是過了半小時，過了一小時；我的血液已平靜而冷卻；我做這一切是徒然的，我甚至有幾分可笑，馬力符斯基是取笑我，這一意圖已開始潛入我的靈魂。我便離開埋伏處所，跑過整個花園。好像故意似的，哪裏也聽不見一點點聲響；牽動皆息；甚至我們的狗也圍在耳門邊睡熟了。我爬上花房的廢墟，看到

面前遼遠的田野，想起同節娜伊達的相逢，便沉思起來。……

我猛吃一驚。……好像聽到開門的咿呀之聲，隨後折斷樹枝的輕輕的聲音。……兩步我就從廢爐上跳下來——而麻木在那裏，一陣迅速，輕微而小心的步履，在花園裏清楚地響着。……牠們正向我近來。

「他來了……他到底來了！」在我心頭疾馳過去。我癡癡地從口袋裏掏出刀子，癡癡地打開牠；我的眼睛裏起了些紅的火花，恐怖和兇惡得頭上頭髮直豎……步履正對我走來：我彎着腰，探着身子等他。……出現一位男子。……我的天哪！這是我父親！我立刻就認出他來，雖然他全身裹在一件黑色的斗蓬裏，帽子掩到臉上。他蹣跚地尖走過去。他並未注意到我，雖然全無東西遮蔽我，可是我蹣跚和團縮得好像與地面相齊。嫉妒的，準備殺人的奧賽洛（註冊一）一下子變成了學童。……對於父親不期然的出現，我吃驚得最初竟未注意到他從哪裏來，往哪裏去。當周圍的一切又靜下去時，我只是直起身來，想：

「爲什麼父親夜裏在花園裏走動呢？」

我恐懼得小刀都失落在草裏，可是竟未着手尋找牠：我覺得非常害羞。我已一下子清醒。然而，回家路上，我走向接骨木樹底下我的園椅那裏，朝節娜伊達的臥室的窗戶眺望一下。那些小的微凸的窗玻璃，在夜間天空所射落的微弱的光裏，暗淡地發着藍色。轟然間牠們的顏色變了。……在牠們後面——我看見，分明地看見——一幅微白的窗帷給小心而輕輕地放下，直放到窗框邊，就這麼一動不動地停嚙在那裏。

「這是怎麼回事？當我從新置身在自己房間裏時，我大聲地，差不多不由自主地說。」「是夢呢，還是偶然之事，或是……」這些不意地跑進我頭腦裏來的假定，是如此新穎和奇異，竟使我不敢耽想牠們。

十八

早晨起來我有點頭痛。昨天的興奮已經消失。這興奮已被沉重的躊躇和一種尚未有過的悲哀所代替，彷彿我裏面有什麼東西死去了。

「幹嗎您見得像取去了半個腦子的兔子？」遇到了我，盧興對我說。

早餐時，我偷眼一會兒看父親，一會兒看母親：他照常很寧靜，她照常暗地裏生氣。我在等待，父親會不會同我親暱地講話，像他有時候所做的一樣。……可是他竟連他日常的，冷淡的愛撫也沒有對我作一下。

「要不要將一切告訴節娜伊達？」我想。「反正都是一樣——我們倆之間一切完結了。」

我便出發到她那裏，可是非但沒有告訴她什麼，甚至雖想同她交談也不行。公爵夫人親生兒子，一位十二歲的學生，從彼得堡回來休假；節娜伊達立即把她的弟弟交託

給我。

「這是您的一位同伴，」她說，「我的親愛的伏洛喬亞（她第一次這樣稱呼我）。他也叫做伏洛喬亞。請您愛他吧；他還怕生，可是他的心是善良的。您領他到莫愁公園，同他一起散步，使他處在您的保護之下吧。您這麼做，是不是對的？您也是那麼善良！」

她把雙手親切地放在我的肩上，我完全迷失了。這孩子的來到使我自己也變成了孩子。我默然地看這位學生，他也無言地凝視我。節娜伊達哈哈大笑，把我們倆推在一道。

「擁抱吧，孩子們！」

我們倆便擁抱一下。

「要不要我領您往花園裏去？」我問那位學生。

「請，請，」他以嘶啞的，十足學生的聲音回答。

節娜伊達又笑起來。……我來得及注意到，她臉上從未有過這樣迷人的美麗。我便

向那位學生出發。我們花園裏裝着一些舊的秋千架。我使他坐在狹窄的板上，開始搖晃他。他穿着有寬闊的金邊的，由厚料子做成的新制服，一動不動地坐着，緊緊地握着繩子。

「您把您的領子解開吧，」我對他說。

「沒有關係，我們習慣了，」他說，又咳起嗽來。他像他的姊妹：尤其是一副眼睛活像她。我樂于爲他服務，同時那種痛苦的悲哀靜靜地咬噬我的心。

「現在我好像是一個孩子，」我想，「可是昨晚……」

我想起昨夜那小刀的地點，找得了牠。那位學生向我要了去，摘下一莖粗的獨活草，把牠削成一枝蘆笛，開始吹牠。與賽洛也會吹過。

然而到晚上，當節節伊達在花園的一角找到了他，問他爲什麼如此憂愁時，這位奧賽洛，他竟憑着那手臂上哭泣啊，我的眼淚汨汨地直流，以致她吃驚起來。

「您怎麼啦？您怎麼啦，伏洛喬亞！」她重複說，看到我回答她，也不停止哭泣。

，便想吻我的濡溼的面頰，可是我由她車開身子，啞咽着低語說：

「我完全知道了；爲什麼您戲弄我呢？……您需要我的愛情做什麼？」

「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伏洛喬亞。……」節娜伊達說。「唉，我大大地有罪。……」她說，並且捏緊雙手。「我懷有多少醜惡，黑暗和罪過啊。……可是我現在並不戲弄您，我愛您——您別犯疑，爲什麼和怎麼樣。……然而……您知道究竟是什麼？」

我能對她說什麼呢？她站在我面前，望着我，而她一望着我，我從頭到腳全身都属于她。……一刻鐘之後，我已同那位學生和節娜伊達賽跑；我不哭了，我笑了，雖然哭腫的眼皮笑得落着眼淚；我頭頸裏繫着節娜伊達的緞帶以代領結，當我一把握住了她的腰部，我就快活得叫起來。她愛怎樣就怎樣擺佈我。

十九

假使硬要把那次失敗的出征算做一星期間我所遭到的事，詳細地講出來，我將大為困難。這是一個奇怪的，熱病的時期，一片混沌，其中旋風似地回轉着一些最矛盾的感覺，思想，疑懼，希望，喜悅和苦痛；我生怕省察自己，若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能省察自己，我生信了任何事情，我儘只匆匆忙忙一天過到晚；然而夜裏我睡得熟。……孩子的無思想無意識的。我不願知道這人家愛不愛我，也不願向自己承認人家並不愛我；我避開父親，可能我不能避開伊姆達。當着她的面，像火一樣燃燒我……可是我何必知道這燃燒我和溶化我的是什麼火，我覺得燃燒和溶化得甘美就好了。我聽任自己的一切印象，自己同自己傾發着，避去回憶，在預感到的專情面前閉起眼睛。……這消沉大概不會長此持續的。……一個霹靂一下子使一切中止，把我拋進一條新的軌道。

有一天，從較久的散步跑回來吃午飯，我吃驚地知道，我將獨自午餐；父親已出去

，母親身體不舒服，鎖閉在自己房間裏，不願意吃東西。我從僕役們的臉上，推測到發生過一件不尋常的事。……我不敢細問他們，可是我有一位朋友，年青的司磨菲列甫，詩志熱烈的愛琴者和六弦琴手——試便問他。由他我知道，在父親和母親之間曾發生過一個可怕的場面（女僕室裏每一個字都聽得見：很多話是用法文講的，可是使女瑪莎在巴黎的一位女裁縫那裏住過五年，所以她完全聽得懂）；母親責備父親不貞，責備他同鄰家的姑娘親暱，父親起初辯解，後來動起火來，便也說出一句殘酷的話，「好像是關于她的年齡的，」母親聽到此哭起來；母親還提起一筆債務，彷彿借給老公爵夫人的，把她說得很壞，說于那兩姑娘亦然，於是父親對她威嚇。

「而一切不幸，」菲列甫繼續說，「都起于一封信名信；不知道是誰寫的；要不然，這件事全然沒有表面化的道理。」

「難道另有其事？」我好奇易說出口，同時我的手腳發冷，胸部深處起一陣戰慄。

菲列甫沒有意識地發覺眼睛。

「果有其事。這些事是瞞不住人的；雖然您父親這次很小心，可總得要，譬仿說雇馬車或者別的事……也總免不了僕役們。」

我遺走了菲列甫，便倒在牀上。我既不嚎啕大哭，又不委身絕望；我不問自己，這一切是什麼時候和怎樣發生的；也不驚訝，怎麼我早先久未猜測到，我甚至不抱怨父親……我所探知的事，是我力量所不及的：這突然的啓示把我壓倒了。……一切都完結了。我的一切花朵一下子已全被摘下，狼藉地，被蹂躪地躺在我的周圍。

第二天母親宣佈要搬回城裏去。早晨，父親走進她臥室，同她單獨地耽得很久。誰也沒有聽見他對她說的什麼，可是母親已不再哭泣；她已心平氣和，要求飲食，然而並不露面，也不更改她的決定。我漫步了一整天，可是並未走進花園，一次也未眺望廂屋，到晚上目睹一件可驚的事件：父親把馬力符斯基伯爵挾在手臂裏領過大客廳到前室裏，當着一位僕人的面，冷淡地對他說：

「幾天以前我在這屋裏已曾請閣下出去；現在我不同您作講淨，却有榮幸向您報告，要是您再光臨敝處，我就要把您拋出窗外去。我不歡喜您的筆跡。」

伯爵低下頭，咬緊牙根，縮成一團，溜跑了。

開始準備搬回城裏，搬回我們有房子在那裏的阿爾巴脫街。父親自己大概已不願再留在別墅裏；可是顯然他已請求好母親別無事張揚；一切徐徐地，不慌不忙地辦去；母

幾盞至着人向公母夫人致意，向她表示遺憾，因為身體不健康，行前不能同她再見一面。我像瘋子似地徘徊，只希望一件事：這一切如何趕快結束。只有一個念頭不離開我的頭腦：她，一位年青的姑娘，而且究竟是一位公主，明知我父親是不自由的人，而且有可能，譬仿說，她結畢洛夫卓洛夫，怎麼能決定如此行動！她希望的究竟是什麼？怎麼竟不能，怕毀滅自己的整個前途？是的，我想，這就是——戀愛，這就是——熱情，這就是——獻身；我又想到虛與的話：自我犧牲在有些人是甘美的。

我怎麼在廟屋的一扇窗戶裏看見了一個蒼白的點子。……「這怕是節娜伊達的臉吧？」我想。……果然是她的臉。我忍受不住了。我不能不向她作一次最後的訣別便同她分手。我抓住一個合適的時機，走進廟屋裏去。

公爵夫人在客廳裏用尋常的，馬馬虎虎的動候迎接我。

「少爺，怎麼你們這麼早就審選了呢？」她一邊說，一邊把鼻煙塞進兩個鼻孔裏。我向她一看，便放下了心。菲列甫所說的「債務」二字苦惱着我。她却毫不犯疑，至少

我當時這樣覺得。節娜伊達從鄰室裏現身而出，穿着一身黑衣服，面色蒼白，頭髮蓬鬆；她默默地拉住我的手，引我出去。

「我聽到了您的聲音，」她開始說，「立刻就走出來。您倒這樣容易地拋却我們嗎，壞孩子？」

「我是來同您告別的，公主，」我回答，「大概是永別了。您恐怕已聽說過——我們要搬走了。」

節娜伊達凝然地向我一看。

「是的，我已聽說過。謝謝您跑來。我原以為見不到您了。您別懷恨我吧。我有時候使您苦惱；可是到底不是您所想像的那種人。」

她轉過身去，靠在窗子上。

「真的，我不是那種人。我知道您鄙視着我。」

「我？」

「是的，您……您。」

「我？」我悲哀地重複一遍，我的心又像先前一樣，在無法抵抗，難以言宣的影響之下發起抖來。「我？請您信任我，節娜伊達·亞力克山特洛美娜，無論您作過什麼，無論您怎樣苦惱過我，我將愛您和尊崇您直到我的末日。」

她迅速地朝我轉過身來，伸開手臂，攔住我的頭，使勁而熱烈地吻我。天知道還持久的，訣別的吻尋求的是誰，可是我貪婪地領略他的甘美——我知道牠已決不會有第二次。「再會，再會，」我一再地想。

她就脫身而走。而我也就離開。我無法描寫我離開時的情緒。我固然不希望牠什麼時候再來；可是假使我從未體驗過牠，我就會自認為不幸。

我們離開了城裏。我並不立刻擺脫過去，並不立刻着手工作。我的創傷在慢慢地平復；可是嚴格地說，對於父親並沒有不好的感情。反之，在我眼睛內他倒似乎更為成長了：讓心理學家們就其所知來解釋這矛盾吧。

有一天我在林蔭大道上步行，使我樂不可言的，竟同盧君撞見。我喜歡他直捷了當，不假冒爲善的脾氣，並且因爲他在我心裏喚起的一些回憶，他在我遂彌覺可愛。我跑到他面前。

「啊哈！」他說了，皺上眉頭。「是您呀，年青人！讓我看您一看。您還仍舊焦黃，可是眼睛裏終究沒有先前的壞念頭了。看起來像一位男子，不像屋裏的小狗了。這是好的。這是好的。唔，您怎麼做？在工作嗎？」

我嘆息一聲。我不願意撒謊，可是又羞于說真話。

「唔，沒有關係，」盧與繼續說，「別胆怯。主要的是：要正常地生活，別向情緒屈服。要不然有什麼益處？浪蕩無論往哪裏衝去——都不好；一個人那怕站在一塊石頭上，也要站穩自己的腿。我已在咳嗽了，可是畢洛夫卓洛夫——您聽說過他的消息嗎？」

「什麼消息？沒有聽說過。」

「查禁香烟地不見了；据说上高加索去了。這是您的一頓教訓，年青人，關鍵全在

不懂得及時引退，招致這禍。想似乎跳得極幸運。當心再落下去罷。再會。」

「不會陷下去了。」我想：「不會再看見她了。」可是我命中註定還要見節娜伊達一次。

父親每天騎馬外出；他有一匹永不疲勞而驍悍的，很好的栗色的英吉利馬，細長頭頸，高腳；名喚「電光」。除了父親，誰也騎不了牠。有一天，他帶着久未有過的好心情向我走來；他正準備騎馬，已經穿上馬刺。我開始請求他帶我同去。

「我們不如做騎蛙遊戲吧，」父親對我回答，「否則你騎着自己的驚馬在我後面趕不上的。」

「趕得上的；我也來穿上馬刺。」

「唔，那也好。」

我們便出發。我有一匹毛茸茸的黑馬，四足有勁，精神蠻好；果然，當「電光」快跑的時候，牠竟得以全速力疾馳，可是我終究並不落後。我沒有看見過同父親一樣的騎手；他騎得如此漂亮利滿不在乎地熟練，彷彿他身下的馬也感覺得這一些，而以他來誇

耀。我們騎過所有的林蔭大道，到得「處女田野」，跳過幾處籬垣（起初我害怕跳，可是父親是極頑固小的人的，我也就不再害怕了），兩次跳過莫斯科河，我已經在想，我們要回家了吧，尤其因為父親自己說過，我的馬已疲乏了，而他忽然從「克里米亞淺灘」由我轉向一旁，沿着岸邊馳去。我跟他後面跑去。

到得堆積着高高的一堆舊木材那裏，他便迅速地跳下「電光」，吩咐我下馬，把自己的馬匹的韁轡遞了給我，叫我就在木材這裏等待他，自己却拐進一條小巷，不見了。我開始沿着岸邊走來走去，牽着兩匹馬在後面，喝罵着「電光」，牠一邊走，一邊不停地鏗擊着頭，擺動着身體，噴着鼻子，嘶叫着；而當牠站停時，便交替地用蹄子爬地，喀嚓喀嚓地咬我的驕馬的頭頸；一言以蔽之，像一匹亂壞的 *Pur Sang*（註冊二）一樣動作。

父親沒有回來。從河上飄來一陣不快的溼氣；細雨濛濛地降落，以一些微小的黑點點染在牠們附近躑躅的，已使我十分厭煩的，蠢笨的灰色木材上面。我已感到苦悶

，可是父親始終不來。一位波蘭警察，也是全身灰色，頭上戴一頂樣子像鉅鉢的大筒帽式軍帽，手中執一支戟（在莫斯科河的岸邊，似乎爲什麼要有警察呢！）走近我，把他的老太婆似的乾熱面孔轉向了，說：

「您帶着馬匹在這裏做什麼，少爺？交給我來牽吧。」

我沒有答應他；他又向我要煙草。爲了避開他（此外，不耐煩也使我痛苦），我向父親走去的方向走幾步；隨後走到小巷的盡頭，拐一個彎，站停下來。在街上，離我四十來步，在一所木造的小屋底敞開的窗戶跟前，背對着我，站着我的父親；他胸脯靠在窗台上，而在那小屋裏，被窗帷掩到半身，坐着一位穿黑衣服的女子，在同父親講話；這女子是簡娜伊達。

我麻木了。我承認，我決沒有料到這件事。我最初的行動——是要逃走。

「父親會回頭來看的，」我想，「那我就糟糕了……」，更是一種異樣的情緒，一種比好奇心還強，甚至比嫉妒，比恐怖還強的情緒，阻止住我。我開始注視，我努力辯

聽。好像父親在堅持一件事，節娜伊達並不同意。我似乎現在這看見她的臉——淒涼，嚴肅，美麗，帶着戲身，悲哀，戀愛……和某種絕望——我選不出另外一個字來——底無法形容的印象。她說一些單音節的言語，並不擡起眼睛，只是順從而執拗地微笑。單憑這微笑我便認出我先前的節娜伊達來。父親擺動肩膀，在頭上戴正帽子，這在他往往作爲一種不耐煩的徵象。……隨後聽得一句：「Vous devez vous se'parer de cette (註卅三)……」節娜伊達直起身來，伸出一支手臂。……驀然間含着淚的眼睛遂行了一件難以置信的事：父親突然舉起用來鞭打他燕尾服衣襟上的灰塵的鞭子，但聽得在裸露到臂肘的手臂上着然地一抽。我好不容易忍住才沒有叫出來，節娜伊達却戰慄一下，默然地朝我父親看着，徐徐地把手臂舉到嘴唇邊，吻吻那上面發紅的痕痕。父親將鞭子往旁邊一拋，急忙跑上台階向石級，衝進屋裏去。……節娜伊達車轉身子，張開了手臂，垂倒了頭，也離開窗戶而去。……

心吃驚得真止驚動，簡直一種狂疑區恐怖，我退身就跑，跑過小街，差一點沒有放

走「電光」，回到河岸上。我不能考慮什麼。我知道，在我冷淡而自制的父親身上，人家有時候也發見憤怒的爆發，然而我怎麼也不能明白，我所看見的是什麼事情……可是我當時感覺到，無論我生活多久，要忘却節娜伊達的這一動作，這一目光，這一微笑，在我是永遠不可能的，她的姿形，這新的，不意地呈現在我面前的姿形，已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中。我木然地望着河面，不覺待自己流淌着眼淚。她挨打，我想，挨打……挨打……

「唔，你怎麼啦，把馬遞給我！」聽得父親的聲音在我後面說。

我機械地把韁轡遞給他。他跳上「電光」。……受了凍的馬匹立起後腳，朝前跳了一沙尋半……可是父親馬上就馴服牠；他用馬刺刺牠的肋腹，用拳打牠的頸頸。……

「唉！鞭子沒有了，」他喃喃地說。

我回憶到就是這條鞭子剛才善然地抽一下子——便賊慄起來。

「你把他放過那裏去了？」稍待了片刻，我問父親。

父親不答理我，朝前馳去。我追上他。我一定要看見他的臉。

「你等我等膩了嗎？」他從牙齒中間說。

「不怎麼。你把鞭子失落在哪裏了？」我又問他。

父親迅速地朝我一看。

「我沒有把牠失落，」他說：「我把牠拋棄了。」他使沉思和垂倒頭……這時候我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看到，他的嚴厲的容貌竟能表現多少溫柔和遺憾。

他又疾馳前去，而我已趕不上；我後他一刻鐘到達家裏。

「這就是戀愛，」夜裏我坐在上面已開始出現練習簿和書本的寫字檯前，重新對自已說，「這就是熱情。似乎，怎麼能不忿怒，怎麼能忍受任何樣的……最親愛的手臂的打擊！可是戀愛的人却分明能夠的……而我……我曾經想像……」

最後一個月已使我大為增老，我的戀愛，連同牠的一切激動與痛苦，和另一種莫明其妙的，我所難能推測，像一張不相識的，美麗的，可是怕人的面孔一樣使我吃驚，在

半明半暗之中徒費力氣去審視的東西一比較，便自己也覺得如此渺小，釋氣和卑微了。

「就在這夜裏，我做了一個奇怪而可怕的夢。夢見我正走進一間又低又暗的房間……父親手裏拿着一條鞭子站着，在躲着脚；節娜伊達縮在一隅，不在她手臂上，而在他的額上，有一道紅痕……在他們倆後面，昇起着渾身染血的畢洛夫卓洛夫，張着蒼白的嘴唇，激怒地威嚇着父親。」

「兩個月之後，我進了大學，過了半年，父親在剛才同母親和我搬去住的彼得堡（中風）過世了。臨死之前幾天，他收到由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使他異常激動……跑去向母親請求什麼事，據說，他，我父親——哭了！中風的那一天早晨，他正開始給我用法文寫信：

「我的兒子，」他給我寫，「提防着父子的愛情，提防着這幸福，這毒物。……」

在他死後，母親用了老大一筆錢到莫斯科去。

二十二

經過了四年。我剛才走出大學，還不清楚地知道，我將如何開始，去叩哪一扇門；暫時賦閒着。在一個美好的黃昏，我在戲院裏遇見梅達諾夫。他已結婚和服官，可是在他身上找不出什麼改變。他仍是無端地狂喜，仍是突然地沮喪。

「您知道，」在其他的談話中間，他對我說，「鐸爾斯基夫人在這裏。」

「哪一位鐸爾斯基夫人？」

「您竟忘了不感？我們大獲愛上過，她也愛上過的查爾京娜公主。您記得嗎，在葛公園旁邊的別墅裏？」

「她嫁給鐸爾斯基了？」

「是的？」

「她也在這裏戲院裏？」

「不，在彼得堡，前幾天才到這裏；準備出國去。」

「他丈夫是怎樣的人？」我問。

「一位有財產的美男子。我在莫斯科的同事。您是明白的，在那次事件以後……這一切，應當清楚地知道……（梅達諾夫富有意味地微笑一下）……給自己物色一位配偶在她就不容易；曾經有一些下文……可是以她的聰明，一切都是可能的。到她那裏去吧：她看到您會非常高興的。她更加漂亮了。」

梅達諾夫給了我節娜伊達的地址。她住在吉謨脫旅館裏。在我心裏面勾起了一些舊的回憶……我向自己約定，第二天就去訪問我從前的「愛人」。可是遇到了一些事：經過了一星期，再一星期，當我最後跑到吉謨脫旅館，探問鐸爾斯基夫人時，我才知道，他在四天之前因為分娩——差不多突然地——死了。

好像什麼東西在我心裏碰撞一下。我能見她，却没有見她，而且將永遠見不到她——這一痛苦的思想，用無法抵抗的譴責底全部力量咬住我。「死了！」我木然地看着司

關，重複一遍，便慢慢地蹣跚到街上，自己也不知道是往哪裏走去。過去的一切一下子都浮現和湧起在我面前。這就是解決，這就是青春的，熱烈的，燦爛的生命匆忙而激動地奔赴的歸宿！我思索着這個，我想像着這副可愛的容貌，這雙眼睛，這頭髮——在狹仄的棺木裏，在潮溼的地下的黑暗裏——就在這裏，離開暫時還活着的我並不遠，也許離開我父親才幾步路。……我思索着這一切，我緊張着自己的想像，同時

我從漠不關心的口裏聽到死耗，

我漠不關心地注意牠……

這兩行詩句在我心裏鳴響。唉，青春！青春！你是無所顧忌的，你彷彿佔有着宇宙的一切財寶，甚至憂愁也使你慰樂，甚至悲哀也適合于你，你自信而傲慢，你說：只有我生活着——你看，——可是歲月儼自奔馳和消失得一無痕跡，一無計算，你裏面的一切也消失得像雪，像太陽裏的蠟一樣。……或許，你的魅力的全部祕密不在於能做一切，而在于能想你要做一切，正在于你使你所不會在別的上而利用的一些力量隨風飄去，在于

我們每一個人都當真地自認爲浪費者，都當真地假定自己有權力說：「唉，要是我不能然地失去我的時間，我已做成什麼事了！」

現在我……當我初戀底曇花一現的幻影，僅只喚起一聲嘆息，一片陰鬱的感覺時，我還希望什麼，期待什麼，預見怎樣的豐富的前途？

從前我希望的一切，實現了什麼？而現在，當一些黃昏的陰影已開始闖進我的生活時，我還剩有什麼比那次迅速地飛去的清晨的春日的暴風雨的回憶更新鮮，更寶貴的東西？

可是我徒然地毀謗自己。就在那時候，在那輕率的青年時代，對於向我大聲疾呼的悲哀的聲音，對於從坟墓後面直飛到我身邊的莊嚴的音響，我並未充耳不聞。我記得，在我知道節娜伊達的死耗之後的幾天，我會由于一陣獨特的，無法抵抗的衝動，親臨一位同我們住在一所屋子裏的貧苦的老嫗的屍體。覆着襤褸，頭底下枕着一只袋子，躺在僵硬的本板上，她困苦艱難地死去。她的一生完全在同日常的貧困苦戰之中度去的，她

既不知歡樂，又未嘗味過幸福的蜜，……總以為她會欣然于她的死，她的解脫，她的安息吧？可是當她衰老的肉體還支持着，胸部還在按在胸口的冰冷的手底下喘息着，最後的力量還未放棄她時，老太婆始終翻着十字，始終作着低語：「主啊，饒恕我的罪孽吧……」只是隨着意識最後一個火花，臨終底恐怖與畏懼的表情才在她眼睛裏一齊消失……我記得，當時在這位貧苦的老嫗的易簧的牀邊，我開始替節娜伊達害怕，要為她，為父親……也為自己……祈禱。

註釋

註一 Tournaient，中古武士分為二組在馬上所行之比武。

註二 Schiller，德國的詩人與戲曲作家，（一七五九——一八〇五），「羣盜」是他所著的戲曲之一。

註三：俄國人的姓名凡三字，第一字為本名，第二字為父稱，如父名彼得爾，則其子之父稱即為彼得洛維奇，第三字為姓。呼人父稱，所以示恭敬也。

註四 法文：「先生。」

註五 法文：「一位非常卑俗的女子。」

註六 法文：「下賤的金錢的事件。」

註七 法文：「巴黎人。」

註八 法文：「我在她是什麼？」

初戀

- 註九：Julius Caesar，羅馬的將軍，政治家與作家（公紀前一〇〇——四四）。
- 註十：法文：「帶着她那副Grise's的面相。」Grise's是法蘭西都市的職業婦女。
- 註十一：法文：「先生們。」
- 註十二：俄文第三人稱，用複數以示恭敬時，應為Oni，這裏因為波蘭聲調用了Onic，故我譯作「它」以代「他」字。
- 註十三：Whist，用五十二張牌，四個人玩的一種紙牌遊戲。
- 註十四：老僕之撫領小主人者，無以譯之，暫譯作「傅保。」
- 註十五：法文：「正派。」
- 註十六：Pushkin，俄國的詩人（一七九九——一八三七）。
- 註十七：Bacchus，羅馬神話中之酒神。
- 註十八：Byron，英國的詩人（一七八八——一八二四）
- 註十九：Migo，法國的詩人，戲曲作家與小說家（一八〇二——一八八五）。

譯作露俄。

註二十： Cleopatra，埃及的女王（公紀前六九——三〇），貌美而有才，曾迷該撒，又奪安陀尼之魂。

註廿一： Antony，羅馬的將軍（公紀前八三——三〇），恐為該撒所迷，乃以毒蛇咬臂自殺者。

註廿二： Polonius，莎士比亞所著「哈姆萊脫」劇本中的內大臣。

註廿三： 法文：「一位萬事都行的女子。」

註廿四： 俄度名，一沙尋約合二、一三四公尺。

註廿五： 法文：「二人密談。」

註廿六： 一種法文報紙。

註廿七： 法文：「肅靜。」

註廿八： 法文：「謝謝。」

初編

註廿九：Baudelaire，法國的詩人（一八〇五——一八八二）。

註三十：法文：「噢，侍僮先生。」

註卅一：Othello，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奧賽洛」中的主人公，因妒而殺淨

妻者。

註卅二：法文：「純種馬。」

註卅三：法文：「您應當同這個分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初 總 全 一 册

定 價 國 幣 圓

原 著 者 屠 格 涅 夫

譯 者 齊 蜀 夫

發 行 者 翟 健 雄

發 行 所 世 界 出 版 社

重慶下南區馬路二八號

印 刷 者 中 心 印 書 局

代 售 者 各 地 大 書 局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丁二一八

